

成襄

左傳
三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丁丑七年

鄭成公元年

吳伐郟

吳姬姓國子爵泰伯仲雍遜國於王季俱奔荆蠻荆蠻立

泰伯以為君國於吳泰伯無子仲雍嗣之按年表是歲吳子壽夢二年也

郟成

郟為吳所伐遂服於吳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季孫行父言中國不能振

整軍旅

蠻夷入伐

吳以蠻夷之國用兵侵伐

而莫之或恤

中國莫能救之

者也夫

乎恤也言中國不相愍恤故夷狄內侵乎如字

詩曰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不乎吳

天

詩刺在上者不能愍恤下民故呼昊天以告之

亂靡有定

言天下之亂無有安定之時

有

上不乎

文子釋詩意以為今之霸主不恤中國

其誰不受亂

則世靡有定誰不受其害

吾亾無日矣

如此則我之亾如殆不久矣

君子曰知懼如是

言文子因



蠻夷入伐而斯不亾矣存而不忘亾斯○楚子重伐鄭

知恐懼如此去年楚未得志故諸侯救鄭鄭囚鄭公鍾儀鍾儀

復伐之重平聲為楚鄭邑宰僭稱公也獻諸晉鄭以鍾儀○楚子重子

反殺巫臣之族二年申公巫臣出奔取夏姬以行子重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時巫臣仕於晉聞之作書曰爾

以讒慝貪恡事君謂二子利其財以分其室恡力含反

而多殺不辜而又多殺無罪之人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使汝

二人困於奔命而奔命謂奔巫臣請使於吳巫臣於

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急罷音皮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夷不與

於吳國使去聲中國相通今巫臣乃通吳晉教吳乘車夷狄不能車戰今教之戰陳夷狄不曉中

臣始教之戰陣陳音陣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今子重子反於

是一歲七奔命自吳叛楚之後大為楚害蠻夷屬於楚

者先時蠻夷之國吳盡取之吳盡取其國以屬於

戊寅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

戰晉使齊歸魯汶陽田今齊既服季文子餞之季孫行

音踐私馬私與韓穿言之曰大國制義晉為大國凡

以為盟主以為諸侯是以諸侯懷德畏討所以諸侯服

叛者畏無有貳心一心事晉謂汶陽之田先是晉君謂

敝邑之舊也本是魯之舊而用師於齊所以二年使歸

諸敝邑使齊歸田於今有二命今晉使汝來復曰歸諸

魯以復舊物

齊曰魯必歸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義以成命事必合義

然後可以小國所望而懷也國望之而懷服也信不

可知今既予而復奪則不可知也義無所立聽命非義而義

無所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詩

曰詩衛國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士二其行

而丈夫反不一其所士也罔極丈夫所行之二三其德

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七年之

中自鞏之戰至一予一奪始則取田予魯今復二三孰

甚焉晉之二三其士之二三為丈夫者苟猶魯如耦且

不得其妻之心以而况霸王何况晉國為霸王將德是

以為伯主者所而二三之今乃不一其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詩曰詩大雅猶之未遠猶謀

言王者為是用大簡簡大道以諫諍之用行父懼晉之不遠

猶文子稱名謂我所懼者而失諸侯也恐自此而失是

以敢私布之所以敢私布也○晉樂書侵蔡六年侵蔡

是復遂侵楚獲申驪虜獲楚大楚師之還也謂六年

鄭晉侵沈於楚者獲沈子楫人虜獲之楫音集又於

立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救之樂書從三

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言樂書從善宜哉其有功詩

知音智曰詩大雅愷悌君子詩言君子有樂易遐不作人遐胡

旱麓篇愷悌君子之德以喻樂書

不能用人之善謀乎以以求善釋作人斯有

功績矣能用人之善謀○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亾故五年趙嬰

通於莊姬原莊姬怨原屏曰原屏將為亂

言趙同趙樂卻為徵子遂證其作亂二晉討趙同趙括

景公信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

武從之養於公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韓厥

言於晉侯曰韓厥獻成季之勲成季趙衰也宣孟之

忠宣孟趙盾也而無後今以同括之為善者其懼矣

自此為善者皆以趙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皆數百年

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祀六百周卜年七夫豈無辟王

三代豈無邪僻之但賴其先王周書曰

君辟音僻下同賴前哲以免也以免禍耳周書曰

也文王如此所以其德益明也上文言克所以明德

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晉侯使申公巫臣如

吳巫臣自遺二子書後請使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

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名渠丘公莒子朱曰城

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莒子曰渠丘僻陋在夷言莒國

夷狄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對曰

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巫臣荅言狡猾之人思

其社稷者何國蔑有此等狡猾之唯然惟其故多大國

狡音絞

矣所以互相吞併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啓封疆者又

當以此二者為患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且况國乎况有

者而不可以僻陋而不備乎○晉士燮來聘士燮范文子也言伐鄭也魯國

言將伐鄭也來徵兵也公賂之請緩師成公賂范文子請緩與兵文子不可魯賂

曰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失信不立苟受二命則失

立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成禮而事無二成公私

不可兩成言不可正無有加貨言賂不可受從私請而緩師君後諸侯是寡君今晉召諸侯以伐

不得事君也則是晉君不得事燮將復之言將以魯君

也君季孫懼季文子恐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宣伯叔孫氏

會晉取怒於晉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名僑如帥師

伐鄭會晉

巴卯九年是歲齊頃公卒子為歸汶陽之田故去年晉

汶陽田歸環立是為靈公諸侯貳於晉諸侯為魯不平晉人懼恐失會

於蒲蒲衛地名晉以尋馬陵之盟七年諸侯盟于馬季

文子謂范文子曰時范文子來召魯成德則不競責晉

能自強以修德尋盟何為無德而欲尋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

力以撫諸侯寬以待之待諸侯堅彊以御之堅忍強毅以明

神以要之質諸神明神以要柔服而伐貳諸侯之從服者

則討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季文子如

宋致女宋共公娶魯伯姬也禮女嫁三復命文子歸自

於公享之成公以享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

君禮勞文子賦韓奕之五章其五章言蹶父嫁

女於韓侯為女相度所居無如韓之可樂文子賦此章者以喻成公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亦如韓樂

穆姜出於房穆姜伯姬之母也再拜曰拜謝文子大

夫勤辱言文子勤勞不怠先君伯姬宣公之女以及嗣

君伯姬成公之姊施及未亾人伯姬穆姜所生故曰施

自稱曰未亾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宣公亦敢拜大夫

之重勤敢以此拜謝文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鄭國風

篇名其卒章云我思古人實○晉侯見鍾儀七年鄭獲

獲我心以美文子能得已意○晉侯見鍾儀楚鍾儀獻

於晉而召而弔之景公使釋其縛問其族對曰

伶人也答言世為樂公曰能樂乎問汝能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言其先父以伶敢有二事父子世守其官使與

之琴景公使操南音楚國在南方故舉公曰君王何如

問今楚君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言

為人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已不足以知君王

德固問之景公再對曰其為太子也言共王為師保奉

之師保教太子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

也朝時適子重之所夕時適不知其他所知止于如公

子反之所言其尊卿敬老也不知其他此他則不知公

以語范文子景公以其言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鍾儀

乃賢人言稱先職稱先父是不肯違背其樂

操土音琴操南音不怠舊也是不遺忘稱天子捨其君

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名其二卿斥

性所自然大音太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名其二卿斥

重子反

尊君也

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

親所以為仁不

之名

尊君也

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

親所以為仁不

忘舊信也不忘舊則安無私忠也無私則不阿尊君敏

也尊君則善辭仁以接事應接事物以信以守之以實

信以此而守忠以成之此盡已之謂忠以敏以行之才俊

敏以此而事雖大必濟此四德雖君盍歸之言景公

行之事使合晉楚之成國之和好公從之景公從文重

楚為之禮厚其禮以使歸求成送之歸楚楚子重伐渠

丘渠丘莒國邑渠丘城惡臣言城已惡衆潰奔莒渠丘

其民散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其城亦莒潰其民楚遂

入鄆鄆亦莒邑也楚又君子曰恃陋而不備言恃其僻

備罪之大者也自取滅亡故備豫不虞豫為之備恐有

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莒恃其陋莒子恃其而不修

城郭城已惡而浹辰之間謂自子至亥謂之辰浹辰而楚

克其三都而楚兵克其渠無備也夫以其恃陋不設詩

曰逸詩雖有絲麻絲可為帛麻可為無弄管蒯管蒯皆草

布者言雖有絲麻而管蒯亦雖有姬姜姬周姓姜齊姓

無弄蕉萃蕉萃陋賤之人言雖有姬姜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惡皆可蓄之以備不虞

庚辰十年齊靈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晉侯夢大

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搏膺而踊以手擊胷曰

殺余孫不義鬼盖趙氏之先祖也六年晉殺余得請於

趙同趙括不以其罪故曰不義

帝矣言我訴其寃於上帝既得請矣公覺景公既醒寤音教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名有

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問其吉凶曰

不食新矣巫言公將死不得食新麥矣公疾病疾病重曰病求醫於秦秦有良醫

疾為二豎子景公又夢所患之疾病鬼化形為二豎子豎音樹曰彼良醫也其二

豎子言秦緩乃良醫也懼傷我彼來治病則必害我焉逃之不知何處可以避之焉於度反

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其一豎子言我當避於育之上膏之下育膈也心下為膏

荒音音若我何彼雖良醫其如我何醫至醫緩至晉曰疾不可為也言景公之

疾不可治矣在育之上膏之下與公所夢同也攻之不可攻熨也達之

不及達針也言針多皆無所施也藥不至焉言藥不能至膏育也不可為也不可

得而治也按膏下育上即今醫經所灸膏育一穴也秦緩察病精而治法疎故不能求其穴公曰良

醫也秦緩之言適與夢合故稱之曰良醫厚為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之遣歸於秦

六月今四月晉侯欲麥景公欲食新麥使甸人獻麥甸人主治麥之獻

饋人為之饋人主治飲食者使之供具召桑田巫召前此占夢者示而

殺之巫昨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不驗故示之以麥而殺之將食公將食麥張俄然腹張張去

如廁遽起陷而卒遂陷於廁而卒竟不得食新麥

辛巳十一年晉厲公元年晉卻犇來聘卻犇卻克之從父兄弟也晉使來聘魯國

求婦於聲伯聲伯公孫嬰齊也聲伯奪施氏婦以

與之施氏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也生二子於卻氏施氏

婦歸卻氏而復歸孝叔

而而

而而

而而

而而

施氏逆諸河孝叔迎其妻於河沈其二子以郤氏二子沈之婦

人怒其妻怒而責之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亾之言孝叔既不能庇其匹偶

而為郤氏所奪伉音亢儷音麗巴音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今又不

氏之二孤而將何以終為人如此必無以善其終遂誓施氏遂誓不與施氏

為婦

壬午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遣鍾儀歸求成楚使公子辰

如晉以報鍾儀之使十年晉使糴莠如楚以報公子辰

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會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

善於晉栾武子去年華元如晉楚盟於宋西門之外晉

至是用克合二國之成華去声盟於宋西門之外士

燮與楚公子曰九盟必有載書此凡晉楚無相加戎言

罷許偃同盟下乃載書之言也凡晉楚無相加戎言

國無得相加以兵好惡同之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同恤菑危

二國若有災殃危難則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若

有害楚諸侯若有則晉伐之則晉當為在晉若有害楚

亦如之則楚亦為交贄往來二國聘使執贄帛道路無

壅路途之間謀其不協則謀所以不和協而討不庭有不

王庭者則其罪以討之有渝此盟二國有敢明神殛之則明神俾

隊其師使之殞墜其衆謂無克胙國無有能福其

郤至如楚聘晉楚既克為好晉侯楚子享之楚共王以

子反相司馬子為地室而縣焉鑿地為室而懸郤至將

登郤至方金奏作於下忽聞地下驚而走出郤至不知

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我

出

已須待矣吾子其入也願吾子入而卒事也賓曰賓郤至也君不怠先君之

好言楚君不怠我先施及下臣推其惠以及我施去声

既之以大禮賜之以享禮之大重之以備樂加之以聲樂如天

之福設若天福二國兩君相見使二國之君和好相見何以代此則所備

此以加下臣不敢所以以下臣不敢當也此是郤至釋其驚

子反曰如天之福言設若天福我二國兩君相見使晉楚之君相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皆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

遺與耳遺去声焉用樂安用此備樂為寡君須矣我君待吾子

其入也願吾子且入卒事也賓曰若讓之以矢讓責也言若二國

遺禍之大者二國交兵此大禍也其何福之為豈可謂如天之福也世之治

也天下治安之時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

則相朝也則相朝見以謂於是乎有享燕之禮相朝之

禮有燕禮享以訓共儉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宴以示慈惠宴有折俎相與共共儉以行禮禮以治躬

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在養民故慈政以禮成治民莫善

成以禮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朝而

不夕且見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如此則是以諸公諸侯能結好故詩曰所以周

之詩云趙趙武夫趙趙武貌公侯干城言趙趙然雄武之

其民也音扞下同及其亂也亂之時諸侯貪冒好財曰貪侵

音扞下同

及其亂也

諸侯貪冒

好財曰貪侵

欲不思過於縱欲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

以相侵伐無所畏忌畧其武夫畧取雄武之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使

盡殺其民夫為已腹心股肱爪牙令故詩曰所以免置趙趙武夫之詩又云

公侯腹心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

也夫以制已腹心非取武夫為已腹心以害鄰

國也天下有道結上文兩節之意則公侯能為民干城以外

為民之也而制其腹心內以自制亂則反之及至亂世則

干城也而制其腹心其腹心亂則反之公侯不復捍

蔽其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為今吾子之言子反一矢

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今吾子之言子反一矢

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好其實仍懷爭戰之不可以為法

不為治而為然吾子主也反乃主人也至敢不從子

亂安可為法然吾子主也反乃主人也至敢不從子

稱名言我遂入卒事於是入而歸以語范文子晉以其

不敢不從遂入卒事於是入而歸以語范文子晉以其

事告士燮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

語去吉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

歾無日矣夫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歾不

師師將事不敬師孟獻子曰仲孫郤氏其

倚反師將事不敬師孟獻子曰仲孫郤氏其

亾乎言郤錡必禮身之幹也人有禮則安如敬身之基

也君子修已以敬如郤子無基樹木之有根幹且先君之

嗣卿也郤克為晉景公受命以求師受命於君以將社

稷是衛將以衛晉國而惰不恭敬弃君命也如此則是

命也不亾何為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也言其必亾以為十公及諸侯朝王成公

公王季之子也簡王成子受脤于社社將出師宜于社

使劉成二公會伐秦也受脤受祭社之不敬容貌不敬劉子曰劉子即康公也吾聞之

所聞如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此心不偏不倚之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為之節以定命也所以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能者養之以福能守此則

保夫天地之所賦而不失也亦在乎敬肆是故君子勤禮所以在上之君子則小人

亦在乎敬肆是故君子勤禮勤於禮以臨其下民小人

盡力在下之小人則盡勤禮莫如致敬所謂勤禮者莫

盡力莫如敦篤所謂盡力者莫敬在養神君子無不致

盡力莫如敦篤如用心敦篤敬在養神敬而莫先於

奉事神明篤在守業小人所謂敦篤則莫大於執國之大事

而有大者在祀與戎祀者神明在前兵者人命所祀有

執膳宗廟之祀則有戎有受脤兵戎之祭則有受脤膳

異其神之節也此二者是交神今成子情今成肅公

不恭敬棄天地之命其不反乎是歲成肅

而惰慢棄其命矣而無以定之也昔逮我獻公及穆

○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

罪而絕之相去聲曰此下皆呂相昔逮我獻公及穆

公相好逮及也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戮力同心

皆勉力申之以盟誓二公為盟重之以昏姻獻公以女

穆天禍晉國驪姬文公如齊重耳奔狄及齊惠公如秦

夷吾奔梁賂秦以求納無祿晉無祿獻公即世而秦卒穆公不忘先公

之好秦穆公不忘我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

為晉又不能成大勳又不能終始而為韓之師僖公十年

晉戰于韓原亦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用集我文公

卒懷公立穆公納是穆之成也此是穆公文公躬擐甲

重耳而殺懷公胄胄兜整也言文公出跋履山川草行踰越險阻越

過也自高趨下曰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言文公

險自下升上曰阻而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

經歷諸國皆四而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

代帝王之後而朝諸秦秦乃夷狄之胤而文公辱親

潮則亦既報舊德矣亦足以報秦鄭人怒君之疆場鄭

人侵秦場音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於楚故文公

也秦大夫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

秦伯故謙言秦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將致命于秦

大夫擅市戰反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將致命于秦

致滅命文公恐懼文公恐懼文公恐懼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

師克還無害以此秦兵免於諸侯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大造謂造化

福晉無文公即世而文穆為不乎見平傷蔑我君

公成為無知寡我襄公以襄公為寡迭我殺地時穆公

而輕蔑之寡我襄公以襄公為寡迭我殺地時穆公

之謀欲潛師以襲奸絕我好奸犯斷絕不復與伐我保

城時秦兵潛往襲鄭初無伐殄滅我費滑滑國名都于

三傳

卷之十四

三

鄭無功乃滅滑而還費扶未反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也撓亂我同盟

同盟謂鄭也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我襄

公未忘君之舊勲言晉襄公未敢忘而懼社稷之隕又

晉為秦所隕滅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殺事猶願赦罪

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赦其罪而釋憾焉穆公弗聽穆公不肯釋憾而即

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闢克囚天誘其衷幸天

人心成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三年敗殺次年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篡弒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即世

文公六年晉襄公秦穆公皆卒康靈即位是年秦康公立康公我之自

出康公伯姬之甥也又欲闕翦我公室謂文公七年秦納公

截斷也闕傾覆我社稷傾危覆滅我帥我蝨賊蝨賊食

其月反食根曰蝨食節曰賊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子雍來蕩

晉自召之豈秦之罪哉然子雍之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我是以敗秦師于令狐康猶不悛康公又不悛入我河

曲在文公十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我王官俘虜也王官

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郊翦我羈馬羈馬地名其地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所以戰于河曲東道之不通晉在

東故云東道不通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及君

之嗣也宣公四年我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曰庶

撫我乎望秦桓公君亦不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

利吾有狄難

謂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難去声

入我河縣

其年秦桓公伐晉次

于輔氏河

焚我箕部

箕部二邑名入河縣焚箕部於經傳亦不可考

芟夷我農

功言損害禾稼

虔劉我邊陲

又殺戮我邊境之人民

我是以有

輔氏之聚

我所以聚衆於輔氏以拒秦也○正義曰以

不用重文古人

君亦悔禍之延

言秦桓公亦悔

福于先君獻穆

而欲求福於晉獻秦穆以

我景公

伯車秦桓公子也

曰吾與女同好弄惡

伯車來言曰秦願與晉同結和

好共棄前惡

復修舊德

日之德

以追念前勲

以追念前人獻穆之

功言誓未就

言未及成就

景公即世

而晉景公卒

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

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事在前十一年

祥

責桓公又萌不善之心

背弃盟誓

其年秦伯歸而背晉成

白狄及君同

州

白狄居北狄之西偏與秦皆屬雍州

君之仇讐

言白狄與秦世為仇讐

而我之昏

姻也

白狄與晉為昏姻於傳無所考證杜注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然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証辭蓋欲親狄以曲秦

故

以狄為昏姻耳不足深辨之

君來賜命曰

秦桓公使人來命晉

吾與女伐狄

言秦欲與晉同代白狄

寡君不敢顧昏姻

我晉君聞秦之

命於是

不敢顧

畏君之威

畏汝秦君之威

而受命于使

遂受秦使之命

將以同

君有二心於狄

汝秦君用心不正

曰晉將伐女

又與白狄言晉

狄應且憎

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口應秦命而心實憎秦之無

信是用告我

以秦君之言來告於晉

楚君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言楚

人亦惡秦君之反覆

亦來告我

楚共王使人來告我晉云

曰秦背令

也惡鳥路反下同

狐之盟

言秦與晉盟于令狐而復背之

而來求盟于我

又來求盟于我楚國

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王公穆公康公也楚三王

成王穆王

曰余雖與晉出入

秦之為盟告于天帝及二國之先君云我秦雖與晉

來國往

余唯利是視

我惟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

不穀惡其無成德

王自稱不穀言我見秦君如此甚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

是用宣之

因此此言以列國諸侯因楚

懲不壹

欲以懲戒用

諸侯備聞此言

宣示諸侯因楚

是用痛心疾首

言諸侯痛心疾首惡秦之甚

暱就寡人

皆來親睦於

寡人帥以聽命

我今帥諸侯以

唯好是求

所以來者惟

聲

君若惠顧諸侯

秦君若能惠然顧我諸侯

矜寡人

又能矜念

而賜之盟

而賜之以盟誓之好

則寡人之願也

乃是我君之願其承寧諸

侯以退

我當承君之意

豈敢徼亂

豈敢用兵

君若不施

大惠

秦君若不施大惠以結諸侯之好

寡人不佞

我不能巧飾言語

其不能以

諸侯退矣

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兵戰不能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

敢以所懷盡布露於

秦君之執事者

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使秦執事者度其利而圖謀之

秦桓公

既與晉為令狐之盟

左氏言秦既與晉盟于令狐

而又召狄與楚

白狄而求盟于楚

欲道以伐晉

欲引導白狄與楚

諸侯是以睦

於晉

諸侯皆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蓋呂相之言多誣秦故傳特據此以證秦罪也

孟獻子

曰魯仲孫蔑時

晉帥乘和

言晉之軍帥與兵車皆睦帥所類反乘去聲

有功

其戰必克

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麻隧地名

師敗績

大為諸侯所敗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四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五

成公三

甲申十四年

是歲衛定公卒子衎立是為獻公秦桓公卒子后立是為景公

衛侯享苦

成叔

苦成叔晉卻擘也晉厲公使之送孫林父歸衛而衛定公享之

甯惠子相

衛甯惠子名殖

相佐禮也相去聲

苦成叔敖

傲不敬也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

言卻擘必

不以善終

古之為享食也

古之人制享食之禮音似

所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

可畏曰威可象曰儀言觀人之威儀以察人之禍福

故詩曰

所以詩小雅兕

觥其觶

兕觥罰爵也以兕牛角為之觶陳設之貌兕徐履反觥古橫反觶音求

旨酒思柔

言君子行禮飲美酒者皆思柔和之德無失禮故罰爵雖陳設而不用也

彼交匪傲

彼君子與人交

接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種福祿來求歸之

今夫子傲

今卻擘行禮而傲慢

取禍之道也

則萬福孰來求之乃取禍也十七年郤氏亡

○宣伯如齊逆

女

宣伯叔孫僑如也魯成公稱族

稱族

僑如迎夫人而

尊君命也

命為尊故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迎夫人而

舍族

經但書僑如舍音捨尊夫人也

以夫人为尊故

故君子曰春

秋之稱

言春秋書名稱之法稱去声

微而顯

辭微而顯

志而晦

叙而婉而成章

婉曲其辭以成文章

盡而不汙

直盡其言無所紆曲汙音紆

惡而勸善

褒善以示勸

非聖人誰能修之

言若非聖人如孔子誰能

修春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見序文

乙酉十五年

衛獻公秦景公元年是歲

晉侯執曹伯

曹伯名負芻曹宣公庶子十三年宣公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厲公執之

諸侯將見子

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亦曹宣公庶子諸侯賢之故欲見之於天子而立為曹伯

子臧辭

不願曰前志有之

言古人之志記有云

聖達節

節猶分也言聖人達於天命無可不

可如舜禹受禪

次守節

其次則自守已分而不

下失節

湯武革命之類其下者不安已分取非其

為君

使我為君

非吾節也

合有雖不能聖

我雖不能如此

敢失守乎

豈敢失其所守如下愚所為乎

遂逃奔宋

子臧於是逃而奔宋

○楚將北師

楚子反欲北

子囊曰

子囊莊王之

新與晉盟

十二年晉楚盟于宋西門之外

而背之

盟曰凡

相加戎今用兵于鄭衛是

無乃不可乎

言必不可

利則進

言制敵之道

何盟之有

何必申叔時老矣

申叔

告老而在申

告老故

聞之

聞子反必不

曰子反必不免

言必不免

於信以守禮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以庇身人有禮則安

音昇庇身信禮之亾今子反背盟是欲免得乎無禮則危

禍乎明年楚殺子反○晉三卻害伯宗三卻謂卻犇卻錡卻諸而

殺之諸伯宗於晉及欒弗忌欒弗忌亦晉之伯州犁奔

楚州犁伯宗子其父韓獻子曰韓厥卻氏其不免乎言

卻必不見殺故奔而之楚善人天地之紀也善人謂有德者乃而驟絕之

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不亾何待言必亾也初伯宗每朝先時伯宗

其妻必戒之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言主人非得罪於

民惡其上治民者未必得罪子好直言今汝在朝而善

必及於難言必為同列之所

丙戌十六年宋平公鄭叛晉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晉

侯將伐鄭晉厲公將范文子曰若逞吾願士燮言若是

諸侯皆叛必須諸侯晉可以逞言諸侯叛則厲公將或

其志也若唯鄭叛若但鄭晉國之憂可立俟矣則晉國之

待也是時厲公無道文子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欒書言晉為伯主不必伐鄭言不可乃興師晉

公遂起兵鄭人聞有晉師聞晉使告于楚使人告姚句耳與

往句耳鄭大夫從告楚楚子救鄭共王自過申遂過申

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而居申曰師其何如問楚

負何如對曰叔時德刑詳義禮信德澤也刑法也詳祥也

義宜也禮履也信實也

戰之器也

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然也

德以施惠

德所以施刑以

正邪

刑所以正邪

詳以事神

而祥降焉

禮以順時

人有踐履則信以守物

信以守物

能保守信則民生

厚而德正

刑以正邪故民德正

用利而事節

義以建利

其利祥以事神

時順而物成

有禮以順時

上下和睦

則自上下及

周旋不逆

無有違逆

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

下民各知至理

故詩曰

立我烝

民

莫匪爾極

故民莫不以

是以神

降之福

而神降之福

時無災害

民生敦厯

敦厚而厯大

和同以聽

君上之是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

無不盡已之力

致死以補其闕

戰陣有殺傷者皆

空闕

此戰之所由克也

所以戰無不克

今楚內弃其民

則無德以施惠矣

而外絕其好

無義以建利矣

是

齊盟

要神為盟而背之

而食話言

與晉約言而敗

言而不信也

奸時以動

農事方興而動兵

而疲

民以逞

逞欲則非正邪之刑

民不知信

民既無信故進

退罪也

或進或退人恤所底

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

皆恐得罪

其誰致死

命而戰乎

子其勉之

力行之

矣

再相見矣復扶又反

姚句耳先歸

鄭之使楚者未返

子駟問焉

駟問楚兵何如

對曰其行速

言楚兵過險

而不整又過險阻之處行陣不整速則失志慮也不整喪列無部曲也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將何所以戰楚懼不可楚懼不可

用也楚兵如出晉師濟河晉師之伐聞楚師將至兵之

救鄭者將至范文子欲反士燮中軍佐也曰我偽逃楚詐為

畏怯以避楚兵可以紓憂庶幾可緩晉國夫合諸侯以為盟主

非吾所能也不敢指言晉侯無德不足以以遺能者

釋楚以遺我後人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能安輯和睦

以事君多矣公無道君臣必不相容故其言如此武子

曰不可言不可逃楚晉楚遇於鄢陵鄢陵鄭地名二

音偃鄢范文子不欲戰兵相接戰郤至曰郤至新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境惠公不振旅晉惠公軍敗身執箕之役

晉敗狄于箕先軫不反命馬不能復命于君師於郟之

師宣公十三年荀伯不復從荀林父敗奔渡河不

皆晉之耻也此三者皆子亦見先君之事矣郤至言文

先君成敗今我辟楚楚而歸辟音避又益耻也是又增

之事矣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言我先君所以數

也下文所云秦狄齊楚皆疆有此四敵國其勢不盡力先

若不盡力與戰子孫將弱則子孫微弱將今三疆服矣今三疆服矣齊皆服

矣敵楚而已與晉為敵者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

而內患亦不生自非聖人降於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外

敵雖外無敵國自非聖人降於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外

國既寧必致驕修以生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何不釋楚勿與戰庶吾君外有所懼

不至驕侈甲午晦六月甲午日也月終謂之晦日楚晨

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軍吏患之患楚迫已

士句趨進曰士句范文子之子也晉楚唯天所授言二國勢均力敵唯

則能勝也何患焉勝負在天文子執戈逐之怒其子

曰國之存亡言晉國之存天也晉若勝楚則厲公必驕

于也童子何知焉汝童子豈知此卻至曰楚有六間言

之間隙可乘有此不可失也機會也其二卿相惡子

下文六者間去聲不可失也楚王之兵罷老不汰此鄭

子反不相和睦此王卒以舊二間也卒子忽反下同鄭

一也惡鳥路反蠻軍而不陳蠻人雖成軍

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陣而行蠻軍而不陳而不能布陣

此四陳不違晦晦日兵家所忌而楚以在陳而囂楚雖

而士卒喧譁此六合而加囂陣合宜靜各顧其後此見

間也囂許驕反合而加囂而益喧譁各顧其後士卒

各自憂顧其後所莫有鬪心無有向前舊不必良王卒

謂人恤所底也莫有鬪心戰鬪之心舊不必良以舊

未必以犯天忌陣不違晦以我必克之以此觀之苗賁

精兵以犯天忌犯天時之忌我必克之以此觀之苗賁

皇言於晉侯曰苗賁皇楚鬪椒之子宣公四年楚之良

言楚國之精兵在其中軍盡聚集王族而已以王之公族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請分晉之精兵以而三軍萃於王卒而

三軍之力同攻必大敗之如此楚兵公筮之厲公命占

中軍王族之卒必大敗之如此楚兵公筮之厲公命占

史曰吉筮者言其卦遇復震下坤上曰南國蹇筮者言

感楚在南方南射其元元首也言射其君王中厥目必

國也蹇子六反射其元射食亦反下同王中厥目中

其君之目也占辭於卦之國賊王傷君傷其目不敗何

待言楚必敗公從之公從占者之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御公

御樂鉞為右鉞樂書于也為公陷於淖公車陷於泥樂

書將載晉侯樂書欲自鉞曰書退其父而使退國

有大任言書為中軍焉得專之何得專意廢其大任且

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為失離局

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也有三罪焉一舉而不可犯也

不可犯也此罪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樂鉞乃自舉公以呂錡夢射

月呂錡魏錡也夢中之及戰及至射共王呂錡射

中目應筮者卻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戰時三次見楚子

必下下車免胄而趨風胄兜鍪也下車免胄而楚子使

工尹襄問之以弓楚王使工尹之官名襄者曰方事之

殷也謂當戰事有韎韐之跗注韎赤色也韐熟皮也跗

為之若袴而屬於跗與音夫君子也有若此服者識見不殺

而趨言此人似識我者每無乃傷乎恐其卻至見客客

工尹免胄承命之命以示敬也曰君之外臣至卻至見客客

楚之從寡君之戎事言我從晉以君之靈靈之故間

蒙甲冑間猶近也言服不敢拜命禮云介者不拜故不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敢告於楚君云以君辱賜為事之

故為有君事之故不敢肅使者但肅使者而已肅手三

肅使者而退郤至乃三肅樂鉞見子重之旌子重楚令

以麾樂鉞請曰請於日臣之使於楚也言我往日子重

問晉國之勇子重問我云汝晉臣對曰好以衆整我答

之君臣好使曰又何如子重又臣對曰好以暇我又答

軍旅整肅今兩國治戎今晉楚治行人不使行人

也兵交使在其間不可謂整此則非臨事而食言臨兵

銷食前日不可謂暇如此則請攝飲焉攝持也請持飲

整暇之言公許之屬公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飲使行

人執以詣子重曰寡君之使此行人之辭也言使鉞御

之所造七到反持矛使栾鉞持矛以御公時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

犒勞楚之從者從去聲使其攝飲故遣我行人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子重憶樂鉞往日必是故也必以此之故不

亦識乎言識樂鉞之意受而飲之於是受其所免使者而復鼓

時方交戰纏脫晉使復旦而戰是日早見星未已至日

鼓以再戰復去聲下同申嚴約束言明日復乃

逸楚囚故縱楚兵之俘獲王聞之楚王聞明日召子反

謀欲謀明子反醉而不能見值子反飲酒而醉王曰天

取楚也夫言楚之敗天實余不可以待我不可更乃宵

遁其夜楚晉入楚軍與晉交三日穀楚兵既逃棄其糧

也兵逃遁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于厲公曰君幼言厲公年

諸臣不佞群臣又無才辯何以及此何以僥倖而獲此勝也君其戒之厲

公勿可恃勝而驕奢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惟命不于常天之眷命無常有德之

謂文子釋書意以為有德者乃楚師還及瑕瑕楚地名王使

謂子反曰共王使人語子反云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言子

於城濮之時王不在軍覆芳六反子無以為過今日之敗非汝之罪勿效子玉之自

殺不殺之罪也今我親在軍而子反再拜稽首曰謝君命稽

音君賜臣死言王賜我以死死且不朽身雖死而王之恩惠不朽腐也臣之卒

實奔時子反將中軍言臣之罪也其罪止在我也子重使謂子

反曰初隕師徒者言往日子玉初喪師而亦聞之矣汝而

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盍圖之欲使子反亦自殺也卻至對曰雖

微先大夫有之微無也子反言假使大夫命側側子反

汝以大義責我側敢不義我豈敢不以側側君師我有喪敢忘

其死安敢不王使止之共王又使人止弗及而卒使人

而子反○曹人請於晉曰請命於自我先君宣公卽世三十

年宣公卒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時負芻殺太子而自立

子臧將國人皆將而又討我寡君去年晉侯執以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臧是大泯曹也言

君既執而賢公子又先君無乃有罪乎言曹之先君

是大泯滅曹之社稷也見滅若有罪若以今曹君為則君列諸會矣去年會于

也同盟矣蓋諸侯有篡弒之罪君唯不遺德刑德以柔服

者侯伯已與同盟則不復討刑以伐叛

晉若惟於此二以伯諸侯故能以此為長豈獨遺諸敝邑

者無所遺失何獨遺棄曹敢私布之敢以此言私晉侯謂子臧反屬公

於是不念乎於是使子臧歸曹吾歸而君而汝也言子臧既子臧反從屬公

曹伯歸厲公釋之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盡致於君不

義曹伯故也○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叔孫僑如也穆姜宣公

私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欲去季孫氏孟孫氏而取使告

通私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其室之所有去上声下同使告

郤犇曰時郤犇將新軍蓋主東方諸侯魯之有季孟言

國有季孟孟二氏猶晉之有欒范也亦猶晉國之有政令於是乎

成二國政令賴今其謀曰誣譖季孟二晉政多門今季

多門者謂事權不一不可從也從晉寧事齊楚齊楚亦

寧事之有亾而已雖亾國蔑從晉矣不能事晉也若欲得

志於魯若欲使請止行父而殺之請郤犇執季文子而

在晉故言如此我斃蔑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時獻而事晉既

季孟二氏則我叔孫專心事晉蔑有貳矣無復有貳心矣魯不貳魯既

事晉小國必睦則其他小國皆不然若不殺歸必叛矣則

子既歸必叛晉矣晉人執季文子信僑如公使子叔聲伯請季

孫于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晉人郤犇曰苟去仲孫

蔑言魯國若能而止季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則我親汝魯國甚於親晉之公室對曰僑如

之情聲伯答言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而亦聞之矣而

而專魯國之權故欲去季孟也

而亦聞之矣汝

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也若去蔑與行父蔑孟獻子行父季文子也是天弃魯國

若殺二子是天棄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而以魯君為罪也若猶不弃若晉國猶不棄

絕魯國而惠徼周公之福徼求也周公魯之始祖言晉不棄魯則求福於周公也徼音

使寡君得事晉君使魯君得事晉則夫二人者二人謂季孟也魯國

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關社稷若朝亾之二子朝成魯必夕亾魯必

夕亾謂即亾而屬於他國也以魯之密邇仇讐以我魯國密邇齊楚之國皆仇讐也亾

而為讐使魯國亾而屬於齊楚治之何及至此雖欲治之亦無及也

卻犇曰吾為子請邑卻犇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對曰

嬰齊魯之常隸也聲伯稱名言我乃魯之賤官也敢介大國介助也言我豈敢借

助於晉國以求厚焉以求私邑而自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但奉魯君之命以請

季孫若得所請晉國若從其請吾子之賜多矣則受汝之賜亦多矣又何求

他何所求他何所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文子士燮武子欒書季孫於魯言文子於魯

相二君矣輔相宣公成公相去聲妾不衣帛無衣帛之妾去聲馬不食粟

無食粟之馬可不謂忠乎其儉於家如此信讒慝而弃忠良

信僑如讒慝之言棄季孫忠良之輔若諸侯何如此何以服諸侯也子叔嬰齊奉君

命無私言聲伯奉魯君之命不私受卻犇請邑謀國家不貳而堅心以事晉圖其

身其自為身謀也不怠其君皆先其君而後其身若虛其請若不從其所請是弃

善人也是棄絕善人也子其圖之吾子其圖謀之乃赦季孫釋季

文僑如奔齊而逐叔孫僑如○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晉既勝楚

使卻至獻捷于天子與單襄公語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於單音善驟稱

其伐數數自稱其功單子語諸大夫曰襄公以告於諸大夫云温季其

亾乎温季即郤至也位於七人之下郤至佐新軍其上

而求掩其上稱已之功怨之所聚怨之所聚亂

之本也而召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積怨既多而階何以在位何以

安居其位言必亾也為明年晉殺三郤張本○按三郤

吹毛求疵雖曰有以取之然亦可謂之不幸矣而左氏必

類皆如此愚特摘其甚者而論述焉

丁亥十七年晉范文子歸自鄢陵去年戰于鄢陵使其

祝宗祈歿祝人宗人主祭祀者曰君驕侈而克敵言驕

是天益其疾也是病以害之也難將作矣言晉

亂也難愛我者唯祝我苟愛我者惟當祝我於神使我速歿願

無及於難無致我范氏之福也此乃神之所六月

士燮卒劉校曰士燮之卒適與此會耳何初聲伯夢

涉洹聲伯即子叔嬰齊也或與已瓊瑰瓊玉也

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或人

從而歌曰夢中又濟洹之水言我涉贈我

以瓊瑰或有贈我歸乎歸乎重言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懼不敢占也聲伯恐其夢還自鄭至是聲伯從

至於貍脰而占之貍脰地名聲伯至此方占問曰余

恐歿言我初得此故不敢占也所以不敢今衆繁而從

余三年矣

今衆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矣

無傷也

故今

必無害也言之之莫而卒

此日方言此夢其

○晉厲公侈

淫侈多外嬖

幸大夫

欲盡去群大夫

去上聲下同

而立

其左右

更立所愛幸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胥童胥克之子也宣公八年

年卻缺

怨卻氏

而怨卻氏

而嬖於厲公

厲公愛

公將作

難

將殺群大

胥童曰必先三卻

三卻卻犇卻缺卻至也

殺族大多怨

言卻氏族大

去大族不偏

除去大族則不偏害公室偏音

逼敵多怨有庸

討多怨者則

公曰然

厲公許之

卻氏聞之

公欲卻錡欲攻公

卻錡獨欲

卻至曰人所以立

卻至不肯攻公

言人之所信知勇也

以有三者之

信不叛君

所貴乎誠

不叛知不害民

所貴乎明智者

勇不作亂

所貴乎勇敢

亂失茲三者

若攻公則

其誰與我

誰肯助我

然而多怨

況舉兵則殺害必衆

將安用之

言俱不免歎何

君實有

臣而殺之

言君有群臣

其謂君何

其何以

我之有罪

我有罪

吾歿後矣

吾之歿

若殺不辜

若無罪

將失其民

則民心不服

欲安得乎

雖欲安居君

待命而已

但當聽

而受君之祿

為人臣者受

是以聚黨

故有餘財以

而爭命

既有私黨乃用之

罪孰大焉

其罪孰大於此

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

胥童夷羊五帥甲攻卻氏

夷羊

厲公所欲文致其罪甚哉

皆尸諸朝

陳三卻之尸

胥童以甲

劫樂書中行偃於朝

中行偃荀林父之孫荀夷之子也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胥童併欲

殺二子也

長魚矯曰

長魚矯亦厲公所愛幸者

不殺二子

言若不殺二子則

憂必及君

二子必為公之害也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

言一旦而殺三卿皆

晉之卿也

余不忍益也

言我不忍更殺也

對曰人將忍君

長魚矯言公不忍殺

二子二子將忍於害君矣

臣聞亂在外為姦

我聞作亂於外者其名為姦

在內為

軌

其名為軌

御姦以德

制御在外之姦惟德可

御軌

以刑

制御在內之軌惟刑可以治之

不施而殺

謂三郤不施德而據殺之

不可謂德

既無御姦之德矣

臣偏而不討

二臣偏害而不忍討之

不可謂刑

是又無御軌之

德刑不立

德與刑皆不立

姦軌並至

姦與軌將並至矣

臣請行

恐為

所害故請行也

遂出奔狄

矯遂奔狄以避其禍

公使辭於二子

厲公使人辭謝亦書

荀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言我但討治三郤之罪

郤氏既伏其辜矣

三郤受誅已伏罪矣

大夫無辱

胥童劫而辱之故慰撫之曰無辱也

其復職位

使二子復

其舊之職位

公使胥童為卿

胥童公所愛幸故使為卿

公遊於匠麗氏

匠麗

氏亦公所愛幸大夫之家

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二子果執厲公而將弑之

召士

二子召士

士旬辭

辭不肯往

召韓厥

復召韓厥助已

韓厥辭

亦不肯往

曰古人有言曰

韓厥述古人之言曰

殺老牛莫之敢尸

尸主也此即鄭子家

畜老猶憚殺之之說

而况君乎

何况國君而透忍殺之乎

二三子不能事君

言汝

二三子不能事君而圖弑之

焉用厥也

何用召我為哉於是亦書於虔反

戊子十八年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程滑晉大夫也

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晉襄公之曾孫也居于京師亦書荀

偃使二臣迎歸而立之是為悼公士生十四年矣悼公于

方士會之子也蓋於耕反鮒音房周子曰與諸大夫

孤始願不及此言我得為君出於望外雖及此雖我今日

豈非天乎豈非出於天抑人之求君抑語辭言人之

使出命也蓋使其君出命也立而不從若徒名為立君

將安用君如此則安用二三子用我今日言汝諸大夫

當自今日若不用我之命共而從君汝等若能

而從神之所福也為臣而盡臣道是亦鬼神之所福也

而其言凜不可犯如此諸臣之跋扈對曰群臣之願也

者安得而不畏服也其復霸者宜哉對曰群臣之願也

諸大夫答言共以事敢不惟命是聽命之是聽乎悼公

卽位于朝悼公既入朝廟遂行卽始命百官始命百官始命令在

施舍施恩惠已責除其通負逮鰥寡惠及微民振廢滯振起舊德匡困

乏匡亦救也困乏謂救災患災患謂罹天禁淫慝淫侈

者禁薄賦歛稅賦微歛皆薄宥罪戾罪戾之人節器用

器用之物皆節省之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已欲使魏相士

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也士魴士會子頡魏頡子

晉國故使之為卿相去声荀家荀會樂驤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廩樂書之子無忌韓厥之子

也按國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樂驤果敢無忌鎮靜故

使為公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公卿大夫職掌教訓

之恭儉孝悌也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士貞子也按國

而宜惠於教 **使修范武子之法** 武子士會曾為景公太傅故使士貞子修其法

右行辛為司空 辛之先祖曾將右行因以為氏按國語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故使之為司空

使修士為之法 士為士會之祖也魯為獻公司空故使右行辛修其法度焉于委反音杭

弁糾御戎 弁糾按國語以為樂糾能御以和於正故使御戎車 **校正屬馬** 校正主馬官也

使訓諸御知義 御戎是御官之長使與校正御戎之官同訓諸御車者令知節義

荀賓為右 荀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荀賓有力而不暴故使為戎車之右 **司士屬馬** 司士戎右是諸右之長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戎右是諸右之長使與司士同訓勇力之士以

卿無共御 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有供時之使定負使共卿御今始省之 **立軍**

尉以攝之 惟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 按國語祁奚果敢而

羊舌職佐之 職羊舌大夫子也按國語羊舌職聰敏肅給故使佐祁奚 **魏**

絳為司馬 絳魏犇子也按國語魏絳勇而不亂故使之為中軍司馬 **張老為候奄** 侯

鐸遏寇為上軍尉 按國語鐸遏寇共敬

籍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之父也按國語籍談惇師舊職而共儉故使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乘蓋使中軍上軍尉司馬各

程鄭為乘馬御 程鄭荀氏別族也按

六駟屬馬 六駟六閑之駟也使之屬於乘

使訓群駟知禮 乘馬御掌駕官之長使與六駟同訓群駕官令知御車之

凡六官之長 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皆天子也六官之長即六卿也長上聲

民譽也 皆是民所稱譽者也 **舉不失職** 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職

官不易方 所居之官各守其業不踰易其方也 **爵不踰德** 所授之爵各稱其人不踰

也

越其德也 **師不陵正** 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正軍將命旅不

偏師 旅五百人之師也旅帥 **民無謗言** 公之政事無不

謗讟之言 **所以復霸也** 悼公復能興之復扶又反 ○ **楚伐宋**

令尹子重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 宋使華元求救 **韓獻子為政**

樂書卒韓厥 **曰欲求得人** 言晉欲求諸侯從已 **必先勤之** 則必先勤恤其

代之將中軍 **成霸安疆** 昔文公之成伯業而致安疆也疆音強 **自宋始矣** 亦自救宋而始也今

也 **晉侯救宋** 從韓厥之言 **楚師還** 畏晉強故還○是

宋有急不救也 **立** 不可救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五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六

襄公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已丑 周簡王十四年 **元年** 陳成公三十七年杞桓公六十五年

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是歲周簡王卒

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庚寅 周靈王二年 **鄭成公疾** 疾 **子駟請息肩于晉** 子駟鄭公

子駟也欲從晉以避楚 **公曰楚君以鄭故** 成公謂楚共

故猶負重者之息肩也 **非異人任** 言共王任此患不為他人任音

親集矢於其目 為晉呂錡射中其目 **是弃力與言** 一則

寡人也 為我故也 **若背之** 若背楚而從晉背音佩 **免寡人唯二三**

國之力一則棄盟誓之言 **其誰暱我** 無信如此誰肯

子免我棄力背言之責全賴汝羣臣矣鄭伯踰卒子髡頑立是為晉師伐

鄭乘喪伐之諸大夫欲從晉欲遂子駟曰官命未改先

未莖嗣君未免喪故云孟獻子曰時獻子從諸侯會于城請城虎

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獻子以鄭人知武子曰

善武子荀瑩也善獻子之謀知音智鄆之會去年獻子與齊之崔杼次于鄆鄆慈陵反吾子

聞崔子之言時崔子與獻子語有不服今不來矣今崔杼果

不來滕薛小邾之不至三國皆屬於齊今亦不來皆齊故也皆畏齊而不敢來也

寡君之憂不唯鄭言我晉君不唯憂鄭不服且憂齊叛瑩將復於寡君將

以汝之言告於晉君瑩於耕反而請於齊然後請齊共城虎牢得請而告

諸侯會築虎牢齊人從請乃告吾子之功也如此則是若不得請若齊諸侯會築虎牢

其事將在齊將先伐齊未暇治鄭吾子之請汝能請諸侯之福也

諸侯皆蒙其福豈惟寡君賴之遂城虎牢於是齊崔杼及滕薛

小邾之大夫皆受役鄭人乃成鄭人始行君賴之

辛卯三年鄭僖公元年公如晉襄公即位至是始朝于晉盟于長檮晉侯

國都與公盟于長檮檮之地檮柚居反孟獻子相相襄公行禮相去聲公稽首頭至地知

武子曰天子在上言天子在上知音智而君辱稽首稽首事天子之禮寡君

懼矣恐懼不敢當此禮也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言魯國居東方密

邇仇讐親近齊楚仇讐之國寡君將君是望我魯君它無所恃惟汝晉君是望敢

不稽首豈敢不○晉為鄭服故去年鄭人行且欲修吳

好又欲與吳修好將合諸侯將為盟會使士匄告于齊士匄范

曰寡君使句晉侯使我至齊以歲之不易以歲事之多不虞之

不戒又以不可虞度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我晉君

與諸兄見以謀不協以圖謀諸侯請君臨之請齊靈使

句請盟使我先就齊侯欲勿許靈公不欲而難為不協

於獨為不協難去聲乃盟於彤外乃與士句盟於彤

○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晉侯問嗣焉悼公問誰可稱

解狐舉解狐以自其讐也解狐素與將立之而卒將立

為尉又問焉悼公再問祁奚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

於是羊舌職歿矣羊舌職佐祁奚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悼公又問祁奚誰對曰赤也可赤羊舌之子也於是使

祁午為中軍尉祁奚代羊舌赤佐之以代羊君子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言祁奚所稱其讐讐謂不為諂設令

讐則是諂以求福舉得善類立其子子謂不為比他人立其子則

祁奚則非比也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不為黨他人舉其

也比毘志反阿黨也惟祁商書曰今周書無偏無黨於已無所偏私

王道蕩蕩此王者之道所以其祁奚之謂矣言祁奚解

狐得舉未得位而歿祁午得位得代其伯華得官羊舌

伯華官亦位也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

物能舉善也夫可謂能舉唯善故能舉其類唯祁奚是

善類詩云詩小雅裳惟其有之惟已是有是以似之所

善類詩云裳者華篇惟其有之德之人是以似之所

舉得似祁奚有焉言足以當此詩也○諸侯同盟于雞澤晉悼公盟

諸侯于雞澤之地揚干晉悼公之弟也亂行謂亂

其行陣也曲梁地名行音杭魏絳戮其僕時魏絳為中軍司馬謂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

僕其僕被戮與晉侯怒魏絳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同盟本以為揚干為戮揚干為戮揚干受戮同何辱如之晉之辱莫甚于

此必殺魏絳欲殺魏絳以雪其辱無失也不可失此刑也對曰絳無貳志

羊舌赤答言魏絳事君不辟難不辟難平日事君雖有難而有

罪不逃刑假使有罪必受刑而不逃其將來辭言魏絳必來何辱命

馬不必辱君命言終君方畢魏絳至魏絳果自外至授僕人書

將伏劔便欲伏於劔士魴張老止之時士魴為

公之御者將以自殺也

卿張老為候止魏公讀其書悼公讀魏絳書曰日君乏

使言日來我君使臣斯司馬故使我為此臣聞師衆以

順為武我聞師旅兵衆順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治軍事者雖有

縱舍罪人是為共敬君合諸侯公合諸臣敢不敬豈

敢畏懼或罪縱舍君師不武亂行既不武矣命執事不

敬若執事之臣畏死而罪莫大焉是我與揚干臣懼其

死我若不討則以及揚干又恐我之無所逃罪是我

重無所不能致訓漸致教訓至於用鉞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是我之敢有不從命敢不從君以怒君心以致君請

歸死於司寇請致尸於司公跣而出悼公聞其將死不

既先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揚干為戮何辱如吾

子之討軍禮也汝之討戮揚干之僕寡人有弟弟謂弗

能教訓平日不能以使干大命一旦使之干犯寡人之

過也此乃我子無重寡人之過汝若自殺是重復增敢

以為請敢以此說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言魏

刑當罪是能反役反自與之禮食悼公親為魏使佐新

軍於是張老代絳為司馬

壬辰四年是歲陳成公卒子穆叔如晉穆叔魯叔孫豹

逐僑如立穆叔禮待穆叔金奏肆夏之三肆

樂章名見周禮其二曰韶夏其三曰不拜穆叔不工歌

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曰大明其又不拜穆

工歌鹿鳴之三鹿鳴詩小雅篇名其二曰四牡其

三拜每歌一詩則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行人通

子負其名也晉韓厥使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汝奉

先君之禮以先君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以辱

吾子以此禮樂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舍其大謂不

敢問何禮也敢問此禮對曰三

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

使臣弗敢與聞言我是諸侯之使不敢與聞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臣不敢

臣不敢

及我不敢與在其間而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言我詩

嘉實穆叔奉君命來使詩不敢不拜嘉君嘉美之意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

敢不重拜已之意重去聲下同皇皇者華其序言君

君教使臣曰詩教我云必諮於周詩意言使臣當諮問

臣聞之我之所聞如訪問於善為諮此句總釋詩中

者乃是訪咨親為詢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咨咨禮為度

此句釋詩三章周爰咨度之咨事為諏此句釋詩首章

謂問政事曰咨難為謀此句釋詩二章周爰咨謀之臣

獲五善因君之教而得咨敢不重拜敢不再拜以謝○

公如晉聽政魯襄公朝晉以受晉侯享公悼公以享公

請屬鄆襄公請以鄆國屬魯使晉侯不許悼公初不孟

獻子曰時襄公年七歲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言魯君

齊楚仇讐之國而願固事君而願堅固無失官命以無失晉國

命鄆無賦於司馬晉之司馬無掌諸侯貢賦言鄆為執

事朝夕之命敝邑言晉之執事者朝夕有敝邑褊小魯

狹小所收財賦闕而為罪苟貢賦有闕寡君是以願借

助焉我魯君所以願借晉侯許之悼公乃從魯請六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

於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莊子魏絳也孟樂因之以

左傳句解

請和諸戎請晉國與諸戎結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悼公言戎狄無親睦

之意有貪不如伐之不若伐之而魏絳曰諸侯新服諸侯新服

諸侯新服陳舊屬楚去年將觀於我新服新和

皆將觀晉皆將觀晉我德則睦晉而德則睦否則攜貳不然則

貳以叛貳以叛勞師於戎晉若勞兵而楚伐陳楚兵必必弗能

救晉兵必無是弃陳也如此則是棄諸華必叛侯見晉

不能庇陳不能庇陳戎禽獸也戎狄之人本獲戎失華雖伐戎得

國諸國諸無乃不可乎得小失大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昔

辛甲為周辛甲為周命百官官箴王闕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於

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之茫茫禹迹謂大禹治水所

行之畫為九羽畫天下之地畫天下之地經啓九道於是開通民有

寢廟民有寢以安神獸有茂草禽獸則有茂盛各有攸

處若民若物德用不擾其德無在帝夷羿夷羿夏太康

為帝冒于原獸于原野之禽獸禽獸忘其國恤忘其國家而思

其鹿牡獸之雌曰鹿雄曰牡音憂武不可重言有國家

盜盜用不恢于夏家夏家國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

獸臣虞人自稱言獸臣虞人自稱言敢告僕夫敢告僕夫

箴如是魏絳言武王時可不懲乎聞此箴者可不於是

晉侯好田當是悼公故魏絳及之魏絳本意勸公和戎

諷諫之諷諫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悼公言如此則對曰和

虞箴以虞箴以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悼公言如此則對曰和

戎有五利焉魏絳言晉若和戎其利有五戎狄荐居荐聚也言戎狄逐水草而居也賈貨易土既與通利則貴貨易得土可賈

馬其土產之貨可以資商賈焉賈音古一也此一也邊鄙不聳與戎和則邊邑寧謐不聳

也動民狎其野吾民皆得狎習於田野而無憂穡人成功於是務稼穡者皆得成其農功

二也此二也戎狄事晉與戎和則諸戎皆來事晉四鄰振動近之足以震動

乎四鄰諸侯威懷遠之足以威懷三也此三也以德綏戎利也

但用德以諸侯威懷遠之足以威懷三也此三也以德綏戎利也

也此四也鑒于后羿以后羿之好而用德度而用德度吾身之法度

遠至邇安遠之戎狄皆服五也此五也君其圖之利害如此君其

自圖公說悼公悅魏絳之言說音悅使魏絳盟諸戎使與諸戎修盟結好修民

事修飾農功田以時田獵不奪農時邾人莒人伐鄆二國臧紇救

鄆臧紇臧武仲也邾既屬魯故魯救之紇下沒反敗於狐駘狐駘邾地名臧紇

來國人誦之魯人為歌曰臧之狐裘臧紇當時衣狐裘敗我於

狐駘致我敗於狐駘之地我君小子襄公幼弱故曰小子朱儒是使臧紇短

朱儒言襄公委任不得其人也朱儒朱儒重言以譏諷之使我敗於邾致使我

人所敗也

癸巳五年陳哀公元年季文子卒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宰家臣也庀具

也庀匹為葬備具家器之所有無衣帛之妾其家妾不

聲無金寶之重器無食粟之馬其廐馬不食粟無藏金玉其府庫不藏金玉無重器備

無甲兵之重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觀

無甲兵之重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觀

無甲兵之重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觀

無甲兵之重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觀

儉於私家可以相三君矣自宣公八年襄仲季文子始知其忠於公室而無私積聚積子匹反可不謂忠乎非忠於公室者能如是乎

甲午六年是歲杞桓公卒子句立是為孝公

乙未七年杞孝公元年是歲鄭公子騫弒僖公立其子嘉是為簡公夏四月周四月今二月

三卜郊卜吉日不從三卜而不吉乃免牲於是不郊而縱其牲孟獻子

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仲孫蔑言我今乃知卜筮之有神也夫郊祀后

稷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者祀天之祭以后稷配享以祈農事也后稷以農事開國祀之所以祈

農是故啓蟄而郊啓蟄建寅之月今雨水節也郊而後

耕郊祀之後即擇日而耕今既耕而卜郊今正月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宜其卜之不吉也○晉韓獻子告老獻子韓厥也謂致仕公族穆

子有瘵疾穆子韓厥之長子名無忌將立之將使代韓厥為卿

辭曰穆子詩曰露篇有云豈不夙夜言人豈不欲謂行

多露所懼者多露之濡已也詩意謂人不可以妄居官位也又

曰又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有云弗躬弗親言在位者苟不躬親政事庶民弗信則

讓其可乎必也遜讓乎請立起也請立其弟與田蘇游田蘇

靖共爾位詩言君子安靖恭敬好是正直好是正直之人與之交游

神之聽之如此則神明介爾景福而介助之恤民為德

靖共其位所以正直為正正直已心正曲為直正人之

有恤民之德所以正直為正是為正也正曲為直曲是為

有恤民之德所以正直為正是為正也正曲為直曲是為

有恤民之德所以正直為正是為正也正曲為直曲是為

直參和為仁謂德也正也直也三者和備則不失其本心之德是為仁也如是韓起

則神聽之則神明必聽順之介福降之必降福以助之立之不亦可乎

立之為卿不亦可乎使宣子朝宣子韓起也使之朝遂老韓厥致仕晉

侯謂韓無忌仁悼公謂無忌能使掌公族大夫使為公族大夫

長○衛孫文子來聘文子孫林父也公登亦登禮登階

與襄公同等一等今文子叔孫穆子相穆子叔孫豹也相趨進曰趨進

而進諸侯之會言諸侯同會時寡君未嘗後衛君魯君與汝衛君敵體故同

登今吾子不後寡君今汝乃衛之臣寡君未嘗所過魯

未知何失而汝不禮遜之吾子其少安言汝何不孫子無辭言以答

亦無悛容亦無悛改之貌穆叔曰孫子必亾言文子有取亾之道為

臣而君為臣而以君禮自處過而不悛有失而無亾之本也此乃取亾

之根本也為十四年孫林父逐君張本

丙申八年鄭簡公元年鄭子國子耳侵蔡子國鄭穆公子名發子耳子良之子

名輒蔡黨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也獲公子燮燮蔡之司馬也鄭虜獲之鄭人皆喜

勝蔡為喜鄭人皆以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之子名僑獨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言鄭乃小國不修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乃鄭國之大禍也楚

人來討楚人為蔡之能勿從乎鄭敢不從之服楚服楚既晉師

必至晉兵必來爭鄭晉楚伐鄭晉楚二國送來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

自今以後鄭國不出四五年之外弗得寧矣無安寧之歲矣言四五年

安子國怒之其父怒于曰爾何知言汝有何所知國有大命國

也其父怒于曰爾何知言汝有何所知國有大命國

有大命而有正卿自有正卿與其謀議童子言焉汝童子也將為戮出而僭言

矣必將受其刑戮矣其後晉楚交兵伐鄭皆如子產之言○楚子囊伐鄭子囊楚

子公孫子貞也五年討其侵蔡也果如子產之言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三子欲遂服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之子名嘉子驕子游之子

名蠆子展子罕之子名舍之皆穆公之孫也三子欲待晉兵來救驕音矯子駟曰周詩有之

今周詩無此蓋逸詩云曰俟河之清詩言河水濁而欲俟其清人壽幾何言人壽短

而河清遲以喻晉之不可待也蓋河水三千年乃清幾上聲兆云詢多兆卜也詢謀

詢謀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網之難而謀之多族言鄭之

實多族類民之多違人各有心必多違戾事滋無成所謀之事益無成功民急矣今楚兵來討民之歎也

姑從楚以紓吾民不若且服楚以少緩

晉師至來伐吾又從之我及服晉敬共幣帛幣帛耳共音恭

以待來者以待來伐者小國之道也小國事大之犧牲

玉帛盟用犧牲待於二竟待於晉楚二國之境竟音境以待彊者待以

兵力之強盛者而與之盟會彊音強而庇民焉庶幾旦夕之安可以寇不

為害與之不能為害民不罷病不與之戰則吾國之不

亦可乎如此豈不可乎子展曰肯從楚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

信也以其有誠信也小國無信以鄭之小國而無誠信兵亂日至如此則

兵禍亂日亡無日矣其亡國也五會之信謂鄭與晉三年

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今將背五會雖楚救我雖

來救晉兵之伐將安用之而得楚失信親我無成來親我反不

三傳切釋

與鄙我是欲楚欲滅鄭而為不可從也子駟之謀不如

待晉不若且待晉君方明少而精明四軍無闕四軍謂

軍及新軍也無八卿和睦八卿和睦佐也和睦則衆心同必不棄

鄭必不肯棄楚師遼遠楚兵至鄭糧食將盡所齎糧食

矣必將速歸而必歸也留何患焉言楚不舍之聞之子

稱名述杖莫如信人之可倚杖完守以老楚今但完守

其所聞杖莫如信者莫如誠信完守以老楚吾城以老

楚杖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不亦可乎如此豈子駟曰

師必欲詩云引詩小雅謀夫孔多詩言謀事是用不集彼

從楚詩云小旻之篇謀夫孔多之夫甚多是用不集彼

是此非其事用發言盈庭發言者多而誰敢執其咎誰

此益不集也發言盈庭盈滿於庭誰敢執其咎肯

斷決是非出而如匪行邁謀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

受其咎責者如匪行邁謀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

編坐而是用不得于道為是之故用不請從楚請無待

謀之是用不得于道得于正道也請從楚晉而即

從駢也受其咎出而受其咎責乃及楚平從子駢使

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鄭使曰君命敝邑言晉

我鄭修而車賦而汝也賦兵也言倣而師徒敬飭汝以

國修而車賦修治汝之兵甲倣而師徒之師徒以

討亂畧其有作亂而侵蔡人不從蔡人恃楚不敝邑之

人我鄭國不敢寧處不敢悉索敝賦盡索鄭國以討于

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虜獲蔡司獻于邢丘今年會于

我獻蔡今楚來討之故來討于鄭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言汝安得擅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言馮陵我城

舉兵以伐蔡焚我郊保楚人焚鄭國之郊保馮陵我城

郭馮迫也城外曰郭音馮敝邑之衆凡我鄭夫婦男女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夫婦已嫁娶者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不以相救也

男女未嫁娶者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翦盡也言楚人傾危覆無所控告

無所控告而告訴者民死亾者鄭國民人死於楚兵者非其父兄若非子弟亾其父兄

卽其子弟卽是父兄亾其子弟夫人愁痛人人憂愁而疾不知所

庀不知所以庀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知窮困于楚兵也而受盟于楚

皆不得已而受楚之盟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言鄭之受盟

君臣不能禁止之不敢不告不敢不以事之知武子使行人子

負對之曰武子荀營也使于負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言鄭不遣單使告急于晉

而卽安于楚遂受楚盟君之所欲也此乃鄭君之願欲也誰敢違

君誰敢違鄭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我晉君會合

唯君圖之唯汝鄭君自圖謀○晉范宣子聘

告將用師于鄭言將伐鄭公享之襄公

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召南詩篇名標落也梅盛

季武子曰孟文子卒孟

今譬於草木借草木寡君在君

君之臭味也如草木氣味歡以承命歡樂以

時之有遲速惟命敢武子賦角弓言兄弟婚姻無胥遠

實將出禮畢而范武子賦彤

宣子曰城濮之役

左傳句解

僖公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濮音卜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晉文公戰于城濮于衡雍周襄王親勞之文受彤弓于襄王襄王嘉文公之功賜以彤弓遂獻楚俘于王去聲公藏之文公藏之以傳子孫專征伐以為子孫藏敢不承命也先君守官之嗣也宣子稱名謂我嗣其父祖為先君之守官敢不承命豈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士甸受之君子謂之知禮若審俞來聘為賦形弓以美審俞則非禮也

春秋左傳句解十六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七

襄公二

丁酉九年宋災被火也傳例晉侯問於士弱士莊子名弱士渥燭

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晉悼公言聞宋人之有火災也於是乎知有天道

宋人自知天何故問何故對曰古之火正答言古者有道將有火災何故先知也對曰古之火正火正之官專主火或食於心心東方宿名也火正配食於心也

食於味味柳星也南方之宿又言火以出內火季春鶉正或配食於柳也

見南方時則令民放火故曰出火季秋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時則禁民放火故曰內火與納同是

故味為鶉火柳星南方朱鳥之宿鳥有喙故名心為大

火心星在卯位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氏堯有天下之

火為大火之次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氏堯有天下之

火為大火之次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氏堯有天下之

號堯時闕伯為堯火正祀大火而火紀時焉闕伯既居

堯遷之于商丘闕音過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契之孫商之先祖

大火心星而紀季春時相土因之也封于商丘因闕伯之

出火季秋內火之時故國而祀大火心星相去聲故商王大火地所以商丘之商人閱其禍

敗之釁必始於火閱猶數也謂商人為王時數商是以

日知其有天道也宋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故自天

誤公曰可必乎悼公又問宋有對曰在道答言在其君

國亂無象國若無道災變亦不可知也故不可知也穆

姜薨於東宮穆姜魯襄公之祖母也淫於叔孫僑如欲

始往而筮之初徙居東宮之遇艮之八揲著之法遇九

老陰遇七為少陽遇八為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

姜筮得艮卦初三四五爻凡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為少

陰不變故曰良之八也史曰是謂良之隨史官言本卦是艮五

其出也言隨非閉固之君必速出言穆姜不久居於此

悅穆姜曰穆姜言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穆姜又引周易隨卦彖辭以折史之妄也揲著之法遇

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據此當用隨六三

係小子失丈夫為斷是則史之元體之長也按此下一

對固矣而穆姜亦未為是也節與周易

文言畧同疑古書本有此語後來孔子作文言乃采而

用之也元始也於人為首故曰體之長也文言體字作

善亨嘉之會也亨通也萬物亨通之利義之和也利遂

主斷制故少於和萬物成遂貞事之幹也貞正而固也

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也貞事之幹也利義之和也

可以為幹故貞體仁足以長人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

子體仁足以長人

長展兩反

嘉德足以合禮

君子有嘉

動與禮合故嘉德足以合利物足以和義君子利益萬

禮也不言德字作會字而物足以和義也貞固足以幹事君子以正固立事猶

足以幹然故不可誣也有是四德者在身必是以雖隨

事也所以雖遇隨卦今我婦人穆姜自罪而與於亂而與

孫僑如之固在下位婦人卑於男子而有不仁而有不仁而有淫

亂與音預固在下位也而有不仁亂不仁不可謂

行之不可謂元不可謂不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

亨不可謂作而害身被亂害身而不可謂利不可謂弄

位而姣棄夫人之位而與不可謂貞不可謂有四德者

有此元亨利貞貞之四德者隨而无咎乃得隨我皆無之穆姜自言豈

隨也哉豈當隨我則取惡我之為惡能無咎乎其身能

必歿於此言必歿弗得出矣快無可速○秦景公使士

雅乞師於楚秦之力不足以敵晉故使將以伐晉秦晉

仇讐故景公欲伐晉楚子許之楚共王許子囊曰不可子囊楚令

許當今吾不能與晉爭言當今事勢楚國晉君類能而

使之晉悼公隨人才之舉不失選皆得所選官不易方

所居之官其卿讓於善遜於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

不變其宜其士競於教於奉上教命其庶人力

於農穡下之而為庶民則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以至

賈者為工匠者為阜隸賤官者皆君明臣忠為君者克

不知遷易其所治之業阜在早反君明臣忠明為臣者

忠克上讓下競尊官以禮相遜當是時也當今晉不可敵

不可與晉為敵事之而後可但可事君其圖之君其自王曰吾

既許之矣共王言我既雖不及晉雖楚之德必將出師

不可失信於兵楚子師于武城共王出兵于以為秦援以

秦兵秦人侵晉無鍾鼓晉饑適值晉弗能報也故受其

報○諸侯伐鄭悼公以諸侯伐之鄭人恐懼晉乃行成

乃與中行獻子曰也行音偃遂圍之言且以兵圍鄭以

待楚人之救也待楚兵而與之戰與楚兵戰不然若楚

戰無成則楚來伐鄭人又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荀

言且許鄭盟以敝楚人楚之兵力吾三分四軍晉有上

而退兵以歸與諸侯之銳精銳之兵以逆來者楚兵與

軍分為三部與諸侯之銳精銳之兵以逆來者楚兵與

更迭於我未病三部之兵更番而出楚不能矣晉三部

而楚兵三來則楚猶愈於戰豈不勝於與楚戰乎晉所

於暴骨以逞若使二國暴骨以戰不可以爭則勝負相

與楚爭矣不若不大勞未艾與楚爭鄭是大勞役君子

戰之為全勝也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先

勞心但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則治於人先王之制也先

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也蓋謂晉諸侯皆不欲戰

但勞心以制楚楚則勞力而受制於晉諸侯皆不欲戰

諸侯之兵亦乃許鄭成行成將盟同盟晉士莊子為載

不欲與楚戰乃許鄭成行成將盟同盟晉士莊子為載

書莊子士弱也凡為盟皆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載書

今為盟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鄭國苟不聽而或有異

志者乃或從楚者有如此盟如此違公子駢趨進鄭子

受此盟故趨而曰天禍鄭國言天降禍於我鄭國使介居二大國

之間楚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晉楚不以德而

亂以要之強要之要平下同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

致使鄭之鬼神不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為之人民不

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委

無所底至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禮

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鄭國苟不惟有禮者有力者與

而敢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亦如之亦如此違盟之禍

不肯專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

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為盟者昭告若可改也設使

而可大國亦可叛也則是大國亦知武子謂獻子曰荀

語荀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但以盟誓豈禮

也哉豈得謂之非禮何以主盟主諸侯之盟姑盟而

退不如且與修德息兵而來晉君能增修德終必獲鄭

則終久可以何必今日我之不德修德政

民將弃我雖晉之民且豈惟鄭豈惟鄭國若能休和若

休民之力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何恃於鄭又何專恃

乃盟而還遂兩用載公送晉侯晉悼公伐鄭而晉侯

以公宴于河上公送至河上問公年襄公幼小未季武

子曰代襄會于沙隨之歲其會在成寡君以生寡君以

三傳切解

晉侯曰十二年矣沙隨會是丙戌年至今年丁酉凡九十二歲矣是謂一終言

二年號一星終也所以號一終者以歲國君十五而生

子國君十五歲以後冠而生子冠者成人之禮生子者

既成乃可娶而生禮也此古之君可以冠矣言襄公可

大夫盍為冠具言季武子何不為公冠具武子對曰君

冠答言凡國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冠者

禮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以先君之祧處之必

音貫在廟諸侯以始祖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今我魯君

廟為祧祧他彫反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請還及同

無此禮樂之文故假鐘磬以行禮焉晉侯曰諾悼公公還及衛魯始祖周公衛始

故為元冠于成公之廟成公是衛獻公之曾祖冠假鐘

磬焉以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禮也言得禮之

楚子伐鄭鄭服晉故子駟將及楚平公子駟子孔子矯

曰二子言不與大國盟今歲與晉口血未乾盟者飲血

乾者言其而背之便背盟可乎言不子駟子展曰二子

盟乃新吾盟固云戲之盟我鄭唯彊是從鄭國唯有禮與強

今楚師至今楚兵晉不我救而晉不則楚彊矣則楚勢

盟誓之言同盟而豈敢背之言鄭從楚乃是從前且要

盟無質况晋要我為盟其盟神弗臨也雖盟而神所臨

惟信必有忠誠之信者言之瑞也言而有信如瑞節善

信神乃臨之

信神乃臨之

之主也信則實有是善是故臨之所以神明神不蠲要

盟蠲絜也今晉要我為盟而無誠信背之可也假使背

害也况未嘗背盟乎乃及楚平鄭又○晉侯歸悼公伐謀所以息

民以伐鄭未得志謀欲魏絳請施舍魏絳請公施輸積

聚以貸民積子賜反下同自公以下至于卿苟有積者

盡出之凡有積聚者國無滯積國無滯而亦無困人亦

困而不遂之民公無禁利官不禁利而亦無貪民民亦不貪而

祈以幣更祈神則以幣帛而實以特牲待賓則特用器

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車服從給車服從以給行之期年

如此行之一國乃有節晉國之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三駕三次與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也

戊戌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陽音福而封宋向

戍焉向戍宋大夫晉以宋常事晉而向戍有賢行故荀

瑩曰荀瑩城小而固言偃陽城雖勝之不武能克其城

弗勝為笑不能克之固請二子圍之弗克圍偃陽城諸

侯之師久於偃陽時晉悼公會諸侯於相因以其兵同

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二子又請於荀水潦將降向夏

久懼不能歸懼有水阻請班師請於荀瑩知伯怒知伯

瑩也投之以机机與几同怒而以出於其間其机出於曰

女成二事言汝二子謀伐偃陽封向戍而後告余然後

事告於我余恐亂命我恐亂汝已成之命以不女違故從汝請女既勤君汝

勞君來伐而興諸侯又與諸侯之兵牽率老夫老夫荀瑩自稱言非我本意被汝牽率而

動兵以至於此陽之至于偏陽之城下既無武守既無武功可以執守而又欲易

余罪又欲變易其罪於我曰是實班師言荀瑩實命還師不然克矣不然克偏

陽之城矣余羸老也余羸弱而年老可重任乎不任受汝此重責七

日不克今與汝約若七日必爾乎取之必取爾二人以謝不克之罪

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卒攻偏陽之城親受矢石躬

矢石之間滅之而滅其國且與向戌以偏陽之地向戌辭向

辭不敢受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言晉君若猶屈辱我宋國而召偏

陽光啓寡君而以偏陽之地群臣安矣宋之群臣皆安於晉君之賜矣

其何貺如之見賜之厚無以加此若專賜臣若專以偏陽賜於向戌是臣與

諸侯以自封也是臣與起諸侯之利也其何罪大焉其罪無以加此

敢以死請以請命乃予宋公從向戌之請以盜殺鄭

子駟公子駟子國公子國子耳公孫耳劫鄭伯以如北宮既殺

夫遂劫鄭簡公以往北宮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尸而攻盜於北宮

既臨尸而攻盜賊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子矯即公孫董帥國人助子產攻盜盜衆

盡死無得而逃免者子孔當國代子駟攝君事為載書為盟而以位序

使諸大夫以聽政辟辟法也使皆聽執政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令勿加誅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子孔不可不許

焚曰為書以定國言為載書以安定國衆怒而焚之衆忿怒而焚燒其書是

衆為政也是衆共執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言衆之所怒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合二難曰

安國合二不易者危之道也是取危也不如焚書曰安

衆以安定衆人之心子得所欲子謂子孔得所欲為政衆亦得安

鄭國之衆亦不亦可乎言此可以專欲無成若專一已

功犯衆興禍犯衆人之怒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人之意

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朝內焚燒載書

見所衆而後定衆人見所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

燒馬晉連年伐鄭而未服故屯鄭及晉平鄭乃行楚子囊

之兵於虎牢之城而偏之

伐鄭令尹子囊帥師伐鄭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時晉楚夾潁水而

知之夜渡與楚盟欒黶欲伐鄭師欲伐宵涉潁荀瑩不可不肯

曰我實不能禦楚言晉實不能止禦又不能庇鄭又不能庇

覆鄭國使不被楚伐之音界鄭何罪鄭人畏楚而竊不如致怨焉而

還不若致怨於鄭今伐其師今若伐楚必救之楚兵必

戰而不克我與楚戰為諸侯笑則諸侯克不可命勝負

不可命不如還也還兵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鄙邊邑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皆

卿士因政事而有爭王右伯輿伯輿理直王乃晉侯使士匄平王

室晉悼公聞之使范王叔與伯輿訟焉二子爭王叔之

宣子往周平其事

其曲直

宰宰家也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之屬大夫也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甸聽之宣子聽二人之辭王

叔之宰曰伯輿是微賤之家算門閨竇之人算門柴門也閨竇謂穿壁為戶上銳下方其狀如圭也言

而皆陵其上而與王叔爭政其難為

上矣如此則難乎瑕禽曰昔平王東遷言昔周平王之東遷于洛邑也

吾七姓從王其時大臣從平王者有七姓牲用備具平

王備特牲具祭祀之用王賴之賴其用而賜之駢旄之盟駢旄赤牛也平

王以赤牛賜七姓大臣使為重盟曰世世無失職其盟誓之辭云七姓子孫世世無失舊職

若算門閨竇設若我其能來東底乎其誰能從平王而至於東周乎底至

也音止且王何賴焉且平王何恃其用而與之盟也今自王叔之相也自

王叔陳生之為相也相去声政以賄成其政事皆以賄賂而成而刑放於寵刑

罰放赦皆自寵臣而出官之師旅不勝其富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其長官皆

受賂以致富勝音升吾能無算門閨竇乎言受賄者致富則伯輿輩不得不貧賤也

唯大國圖之晉大國也其圖謀之下而無直言已理甚直設若不被上知而使在

下者則何謂正矣則在上者何謂能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士甸言天子之右音又寡君亦右之我晉君亦助之所左天子所不助者左音

亦左之我晉君亦不助之蓋人有左右便而左不

而王右之故士甸言晉君但從王之所右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使二人合要約

之辭以相辯荅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訟不勝而出奔

王叔奔晉訟不勝而出奔

王叔奔晉訟不勝而出奔

巳亥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自八年以來晉楚更迭伐鄭鄭人患之諸

大夫曰不從晉言鄭若不服晉國幾亾則鄭國近於亾楚弱於晉晉得

楚勢孤寡而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之爭鄭又不可甚急晉疾若晉急來爭鄭楚將辟

之楚必避晉而不何為而使晉師致於我當作何計

致於命以攻我楚弗敢敵使楚人畏晉而後可固與也如此而後可堅

固事也公孫舍與宋為惡言鄭先侵諸侯必至諸

必為宋而伐鄭吾從之盟我姑受楚師至楚必吾又從之從楚

則晉怒甚矣如此則晉之晉能驟來晉三分其軍與諸

故能驟來楚將不能楚將不能楚人全軍而不出不勝吾乃固與晉如此

可以堅固大夫說之之謀說音悅鄭子展侵宋致諸

侯諸侯圍鄭為宋觀兵于南門觀示兵威於鄭鄭人懼

懼諸侯之兵強乃行成乃從同盟于亳亳城范宣子曰不慎言

若不敬威儀謹辭令必失諸侯則諸侯必叛諸侯道敝而無成諸侯連

伐鄭皆疲於道路而不能得鄭能無貳乎安得不乃盟於是載書曰為

告神凡我同盟凡我同盟凡今日同毋蘊年毋得蘊積年穀而不

毋壅利毋得壅塞山川之毋保奸毋得藏毋留慝毋得

惡人救災患有災患則相救之類恤禍亂有禍亂則相恤之類

同好惡好則同享其利惡則同獎王室同力以獎或間

茲命或有違此命司慎司盟二司皆天神也司

川名山五岳四瀆之神也群臣群祀群臣先世之臣有祀

也名山五岳四瀆之神也群臣群祀德於民者群祀凡神

之在祀 **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太祖如宋祖帝乙鄭七

姓十二國之祖 其時同盟凡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晉魯

姓莒已姓杞妣姓 **明神殛之** 自司慎司盟以下諸 **俾失**

其民 使之失 **隊命亾氏** 隊其天命絕其 **陪其國家** 而斃

家之社稷也 **楚子囊乞旅於秦以伐鄭** 楚勢孤立故乞

鄭伯逆之 鄭簡公迎楚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鄭既受盟

師故諸侯盡起兵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爨如楚** 良霄子

以伐之復扶又反 **告將服于晉** 以服晉之故

曰孤以社稷之故 言我為鄭國 **不能懷君** 所以不能 **君**

若能以玉帛綏晉 言楚君倘能以玉帛綏撫 **不然** 如此

則武震以懾威之 則用兵武震怒以懾服 **孤之願也** 此

鄭國所願欲也 **楚人執之** 楚不能與晉爭而怒 **鄭人使王子伯**

駢行成 鄭人自此 **會于蕭魚** 晉會諸侯于鄭 **赦鄭囚** 連

伐鄭所俘獲 **皆禮而歸之** 皆待以禮 **晉侯使叔肸告于**

諸侯 叔肸叔向也羊舌肸之子赤之弟也悼公 **公使臧**

孫紇對曰 臧孫紇即臧武仲也魯襄 **凡我同盟** 凡我諸

于蕭 **小國有罪** 言鄭國昔有 **大國致討** 晉國率諸 **苟有**

以藉手 苟有成功可以薦 **鮮不赦宥** 則晉無不赦 **寡君**

聞命矣 晉之德義如是我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

蠲 鄭人欲堅事晉賴之庇鄭故納賂焉 **歌鍾二肆** 歌鍾

師樂師也悝觸蠲皆樂師名悝音恢

以節歌也肆列也十六鍾同虞及其罇磬罇大鍾也磬大磬也鍾磬

為一肆言二肆者三十二鍾也特懸之罇音博女樂二八女人能奏樂者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悼公思魏絳之功以鄭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魏絳請和諸戎在四年以正諸華言汝教我戎使八年之中四

年九八年矣九合諸侯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

十年會粗又伐鄭成虎牢今年盟于如樂之和諸侯和

毫城此又會蕭魚凡九次合諸侯也故分此樂與辭

應和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請與子樂之汝共享樂之辭

曰魏絳辭夫和戎狄言晉所以得國之福也以晉國有

咸服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諸侯皆無君之靈

也一則賴我二三子之勞也臣之勤勞臣何力之有焉

皆非我功何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抑我之所

以當此賞也惟欲安今日之樂而保事詩曰詩小雅樂只君子只與

功之終也樂音洛下同詩曰采菽篇樂只君子旨同

謂美也言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鎮也言可以鎮撫天

有樂美之德殿天子之邦子之國也殿都遍反樂

只君子以君子有此福祿攸同故為福祿便蕃左右便

數也言遠人數來在其亦同歸也夫樂以

左右便毘連反音煩亦是率從而來從也相帥夫樂以

安德言君子致樂以治心所以義以處之心德既安則

理之禮以行之事既合宜必有信以守之行之有節又

宜之仁以厲之出今有守又以仁而後有以殿邦國如

而堅厚之化飭厲風俗而後有以殿邦國此

撫天子之邦同福祿可使福來遠人可使遠人所謂樂

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書曰今書無此文居安思危居

樂非徒金石而已也蓋逸書也

日之安當思異日之危思則有備能知所思則有以備其危有備無患先事而為之備

則無可事敢則無可事敢以此規敢以此言公日子之教悼公荅言汝之教我如此

敢不承命承我豈敢不承汝之命抑微子微無也前此若無寡人無

以待戎則我無由不能濟河無暇濟河而南爭鄭夫賞夫有功而必賞國

之典也此乃國家之典則也藏在盟府此賞功典策藏於司盟之府不可廢也

豈有國典而可廢乎子其受之汝當受此賞也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金謂鐘也石謂磬也禮也禮大夫有功乃賜樂

庚子十二年是歲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

辛丑十三年吳子諸樊元年荀瑩士魴卒二人皆晉卿荀瑩中軍帥晉侯使

士匄將中軍士匄范宣子也使代荀瑩辭曰伯游長士匄辭以荀偃居長長展兩反

荀偃將中軍從士匄之讓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以代

偃辭以趙武韓起讓趙文子又使欒黶以趙武位卑故不聽辭

曰臣不如韓起欒黶復讓韓起韓起願上趙武韓起復讓趙武使居已上君

其聽之欲悼公從已之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

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亦如故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晉

國之民是以大和群臣相讓所以民心和諸侯遂睦晉民大和所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言禮以辭讓為主范宣子讓士匄先讓荀

其下皆讓所以其下諸臣皆相遜讓欒黶為汰雖以欒黶之汰侈弗

敢違也亦讓韓起將上軍也晉國以平晉國之民數世賴之數世

猶足刑善也夫刑法也言士匄之遜讓一人刑善以善

而示法 **百姓休和** 則百姓化之皆 **可不務乎** 為人不務乎

善為 **書曰** 刑書呂 **一人有慶** 天子刑善而有福慶 **兆民賴之** 天下

皆依賴之 **其寧惟永** 所以長得 **其是之謂乎** 言士句之

是書之 **周之興也** 文王興 **其詩曰** 詩大雅文 **儀刑文王**

儀善也詩言 **萬邦作孚** 故為萬國之所取信 **言刑善也** 是詩言為

及其衰也 及至周衰 **其詩曰** 山之雅止 **大夫不均** 詩刺幽

大夫勞 **我從事獨賢** 我所以特從王事在 **言不讓也** 云

已賢是 **世之治也** 天下治安之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有

能者在下位則君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小民則皆厚力

是以上下有禮 君子讓下小人事 **而讒慝黜遠** 為讒

自無所容若黜絕而 **由不爭也** 蓋由上下不 **謂之懿德**

遠去之也 **及其亂也** 天下危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在

德之世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在下之小人

功以加陵乎小人 **是以上下無禮** 君子加小人小人憑

乎君子 **亂虐並生** 亂虐並生

上為虐而 **由爭善也** 蓋由上下不 **謂之昏德** 此之謂昏

下為亂 **國家之蔽** 致蔽壞者 **恒必由之** 其始常由於 **楚子疾**

楚共 **告大夫曰** 召諸大夫 **不穀不德** 謙稱不穀 **生十年**

王病 **而喪先君** 方十歲而莊 **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師保皆教

言已幼小未 **而應受多福** 多福謂 **是以不德** 所以無 **而**

及習其教訓 **以辱社稷** 師敗君傷為

亾師于鄢 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音偃 **以辱社稷** 楚社稷之辱

為大夫憂夫之憂其弘多矣為辱為憂若以大夫之靈

若依賴諸大獲保首領得以保以歿於地以善終唯是

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窀夜也猶言長夜也春秋之事

夕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禰廟父廟也言從先君請

為靈若厲請謚我為靈王或為厲王謚法亂而大夫擇

馬諸大夫議謚請楚共王卒其秋共王卒子昭立是子

囊謀謚令尹子囊與諸大大夫曰君有命矣言命為子

囊曰君命以共言君之所命若之何毀之若之何以惡

赫赫楚國楚國之盛而君臨之而我王為君撫有蠻夷

綏撫蠻夷之奄征南海南海之地奄以屬諸夏以聯屬

諸侯而知其過臨終而自知可不謂共乎君命如此可不

請謚之共請謚之大夫從之大夫皆從○鄭良霄大宰

石奩猶在楚十一年鄭使二子告將服于晉楚人怒石

奩言於子囊曰石奩說今尹子先王卜征五年謂巡守也

言先代聖王將有巡守之行而歲習其祥習因也祥吉

謂四年卜之吉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相因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吉不相因是謂不習如此則增修其今楚實

不競今楚不若先王之修行人何罪為使人者止鄭一

卿止謂執也一以除其偏貴者多則勢相偏今楚執鄭

音必使睦而疾楚鄭卿勢不相偏必相以固於晉鄭

惡楚則事晉之心益堅固焉用之如此則何用久留良使歸而廢其言往年鄭遣良霄使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
堅事晉國今楚君遣良霄歸鄭則鄭不得堅事晉乃
所以廢其遣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霄既留於楚今若
使之本意也而相牽引也使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猶愈乎
其大夫豈不勝於楚人歸之從石彘之請遣良霄歸鄭
父執之乎

春秋左傳句解十七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八

襄公三

壬寅十四年楚康王元年會于向晉會諸侯于鄭將執戎子

駒支晉將討戎子之罪而范宣子親數諸朝朝會向之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姜戎之祖名吾離言皆

之乃祖吾離被苦蓋苦蓋白茅也言汝祖無布帛可衣

蒙荆棘言無道路可以來歸我先君言其窮困而來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不腆謂與女剖分而食之言惠

田與汝祖中分而耕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之女音汝剖音口反



言諸侯事晉之心皆不如昔日之勤蓋言語漏洩蓋晉之命多有則職女

之由職主也言命令所以漏洩詰朝之事明日平旦爾

無與焉汝諸戎不得與與將執女若欲與會則對曰昔

秦人負恃其衆戎子荅言昔秦穆貪于土地而貪我諸

逐我諸戎所以迫逐我諸戎也按僖公二十三年傳云

誘而遷之也其人所共惠公蠲其大德惠公蠲明其謂我諸戎

言我諸戎之族是四嶽之裔也後也姜姓大嶽之後故姜戎

是其裔也是以制反毋是翦弃以其四嶽之後故不翦賜我南

鄙之田惠公與我南狐狸所居言其地非人所處豺狼

所嗥非人所鳴也我諸戎除翦其荆棘我諸戎

其惡草而耕布之驅其狐狸豺狼驅逐其惡獸以為先君不侵

不叛之臣以臣事于晉之先君至于今不貳至于今而

昔文公與秦伐鄭僖公三十年晉文秦人竊與鄭盟秦

公從燭之武之言私與鄭人盟而舍戍焉使杞子逢孫揚於是乎有殺

之師所以僖公三十三年晉禦其上當殺之戰晉兵戎亢

其下而我戎當秦師不復殺之敗秦師殲我諸戎實然

實我諸戎之功也傳云遠譬如捕鹿譬諸田獵晉人角

之執鹿之角也諸戎犄之戎亢其下猶與晉踣之同敗

猶與晉同斃此鹿也戎何以不免言我戎盡忠於晉如自是以來

師以敗秦晉有凡百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服

絕之時以從執政臣以從執政大猶殺志也一猶從戰于

也變豈敢離邊豈敢有睽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官之師旅謂師旅之帥也以攜諸侯所以離諸侯之

也昔而罪我諸戎反以為諸戎漏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言其口之飲食身之贄幣不通幣不言語不達言

可曉何惡之能為豈能漏洩言不與於會不許我與亦無

曹馬我亦無所悶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戎子

君子無信宣子辭焉武子辭婉而理直使即事於會使

諸侯會成愷悌也蓋欲實愷悌○吳子諸樊既除喪十二年

至是除服將立季札季札諸樊之少弟也諸樊居長當

季札辭肯立曰曹宣公之卒也在成公十三年諸侯與曹人不

義曹君曹君謂負芻也以其殺將立子臧以子臧為賢

子臧去之逃而遂弗為也不肯以成曹君於是負芻君

子曰能守節當時君子之論以君義嗣也言諸樊嫡長

誰敢奸君誰敢干犯君有國非吾節也使我有吳國而

守札雖不才自稱其名言我願附於子臧願自比於以

無失節無使為下固立之諸樊堅欲弃其室而耕季札

家財而乃舍之○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九年秦人侵晉晉飢弗能報十一年秦濟涇而次水

名傳例云再宿秦人毒涇上流秦置毒藥於師人多歿

為信過信為次秦人毒涇上流秦置毒藥於師人多歿

兵飲其毒水故多矣荀偃令曰荀偃晉中軍帥也雞鳴而起明日起

塞井夷竈填塞其井平夷其竈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皆從已

命欒黶曰欒下軍將也晉國之命言晉國之命未是有也從前未有

瞻之說馬首是瞻余馬首欲東言我馬首欲東歸乃歸欒惡荀偃之自歸下

軍從之欒將下軍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晉大夫魏不

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言汝不待中音杭莊子曰夫子

命從帥荀偃令我從帥也魏絳答左史言音杭欒伯吾帥也將

下軍魏絳佐之故曰吾帥吾將從之我今先歸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從帥乃是荀偃之命伯游曰荀偃吾令實過言我馬首

故以從命為待也伯游曰荀偃吾令實過是瞻之令

誠為悔之何及今雖悔之多遺秦禽秦所禽獲遺去聲

乃命大還命諸軍皆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欒鍼曰

鍼音鉗此役也今此伐秦之役報櫟之敗也十一年敗于櫟

役又無功今此行晉之耻也不能報秦吾有二位於戎

路兄將下軍已為戎右敢不耻乎敢不以無與士鞅馳

秦師馳戰秦師鞅倚兩反死焉兵所殺士鞅反士鞅反

乃欒黶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言我弟欒鍼而子召之

而汝也下同言汝余弟死我弟而子來汝子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是汝子殺我弟也其實欒鍼耻其無功與士

也弗逐汝若不余亦將殺之我必殺士士鞅奔秦士鞅

出秦伯問於士鞅曰秦伯即晉大夫其誰先亾問晉國

奔秦伯問於士鞅曰秦伯即晉大夫其誰先亾問晉國

誰當先也對曰其樂氏乎士鞅答言樂氏當也秦伯曰以其汰乎又

豈非以其汰侈對曰然是也答言樂厲汰虐已甚言樂厲汰

甚猶可以免猶可以自免其身也其在盈乎盈樂厲之子言樂盈必不免也秦伯

曰何故又問何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樂書厲之父也言有德及於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樂書雖成晉人感而思之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

甘棠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况其子乎樹猶愛

乃其子而樂厲成若厲既成之後盈之善未能及人樂盈雖有善未能及

武子所施沒矣樂書之德施於民者已久而泯沒矣而厲之怨實章而

於是乎任所以其禍必在樂盈也秦伯以為知

言秦景公以士鞅之言知理為之請於晉而復之乃為請於晉國使

聲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林父也惠子

獻公敕戒二子皆服而朝會於朝音潮日旰不召待會

晏而公不而射鴻於圃圃中射食亦反二子從之遂從

公於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君敬大臣

又不二子怒獻公無禮故孫文子如戚邑將以叛也私公

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獻公疑孫文子故孫子皆

殺之不受其盟而公出奔齊獻公畏孫子害孫氏追之

孫子又以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尹公庾公二人姓

何反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公孫丁善射故差學於

食亦反二子追公孫子逐獻公公孫丁御公為獻公御

車子魚曰子魚使射為背師言欲射丁則是叛不射為

戮欲不射丁又射為禮乎但當以禮射而不求中乎射兩鞫而還

輓輓者於是是庚公差但射中車尹公佗曰子為師佗言

兩鞫所謂射為禮也鞫其俱反尹公佗曰子為師佗言

丁學故以我則遠矣丁不從丁學則與乃反之佗乃獨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公孫丁以馬轡令獻貫臂貫之

子鮮從公子鮮獻公之母弟也及竟出奔至公使祝宗告

且告無罪且告無罪而定姜曰定

無神何告言若以為無神若有若以為不可誣

也則豈可有罪若何告罪罪而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言獻公不信大臣專一罪也此汝之先君有冢卿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而蔑之而汝敢陵

事之其若之何其將如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太叔儀衛大夫也使之答厚成

叔大音同曰群臣不佞言我衛之諸臣不能為佞得罪於寡君得罪於我衛君

寡君不以卽刑臣就于刑戮而悼弃之乃自傷悼棄我諸臣而去

以為君憂以此重貽魯君之憂念君不忘先君之好魯君不忘我先君同盟之

好好聲辱乎群臣乃辱使乎我諸群臣又重恤之又重見憂恤重去聲下同敢拜

君命之辱敢謝魯君命令辱及我諸臣也重拜大貺又謝魯君憂恤之大賜厚孫

歸復命厚孫卽成叔也語臧武仲曰以衛之事告臧孫紇衛君其

必歸乎言獻公必復歸衛有大叔儀以守內守其國去聲有母弟鱄

以出鱄卽子鮮也從君在外二子皆賢故也或撫其內太叔鎮撫其內或營

其外子鮮經營其外能無歸乎安得不歸國乎衛人立公孫

剽剽穆公孫衛人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子為相○師曠侍於

晉侯晉樂師名曠侍晉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言衛人逐獻公不亦甚

乎以臣逐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師曠答言恐是衛君太甚非專群臣之罪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賢良之君當賞有善者刑有惡者養民如子其養民也

當如父母之養其子蓋之如天其蓋民也如天之覆物容之如地其養民也如地之載

物民奉其君故事其君也愛之如父母其愛君也如愛父母仰之如

日月其仰君也如仰日月敬之如神明其敬君也如敬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君也如雷霆其可出乎民之奉君如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國之有君所以奉祭祀而為神之主若困民之主若為人

苦其匱神乏祀空匱其神百姓絕望惠澤不施無望社稷

無主祭祀不修無將安用之將安用如弗去何為神怨

去之宜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生民必立使司牧之聖賢為之君長

去上聲使為民之司為民勿使失性其性情之正有君而為之

貳國之有君必有使師保之使為君之師為君勿使過

度勿使其君越是故天子有公所以天子則諸侯有卿

諸侯則有卿置側室卿則置支大夫有貳宗大夫則有

士有朋友士則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

暱工制器者商通貨者阜造成事者隸隸屬於吏者牧

卑音造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于牧圉各善則賞之其

有善則過則匡之其上有過患則救之上有患難失則

革之則更有違失自王以下至於各有父兄子弟既各有

相輔佐矣而又上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而史

官為書以瞽為詩有瞽矇為詩工誦箴諫有樂師以誦

大夫規誨有大夫以任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

謗庶人賤不得與政聞商旅于市旅陳也商人見君政

以諫百工獻藝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故夏書曰以

夏書胤征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行令之官也鐸鈴

以徇于路而求歌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執藝事以諫

謹之言適在幽反正月孟春寅正建於是乎有之有道人徇諫

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天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皆天

生民而立之君

為之貳有此節目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天豈肯使為

所以甚愛其民也於民以從其淫縱為淫惡之而弄天地之性人君不能

之民以從其淫事從音縱而弄天地之性司牧放肆

地之性是棄天必不然矣言天意必不如此○按師曠此

紂為獨夫君為寇讐同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定公

也周靈王將昏于齊曰昔伯舅大公齊異姓國故稱伯

故使賜命于齊靈公言太公佐右文股肱周室為周

君呂望也右我先王王武王右佑同股肱周室為周

音太下大同股肱保萬民之師保世胙大師使世世襲其爵以表東

肱師保萬民之師保世胙大師使世世襲其爵以表東

海表顯也顯封太王室之不壞我周王室所以繫伯舅

是賴繫發語聲言皆依賴伯舅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

茲率舅氏之典王命靈公率纂乃祖考以纂繼乃祖乃

之命○杜註云因昏而加褒楚子囊卒也莊王子為

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楚子囊卒也莊王子為

尹楚徙都郢城郭未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莊王子代子囊為

就故臨終而委屬子庚君子謂子囊忠言其盡君薨不

忘增其名謂去年謚將死不衛社稷謂今屬子可不

謂忠乎非忠於楚忠民之望也國有忠臣詩曰小雅都

行歸於周德行歸於忠萬民所望可為萬民忠也以其

故曰周也癸卯十五年是歲晉悼公卒子宋人或得玉宋國或

諸子罕子罕樂喜也得子罕弗受其不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言我以此示玉人以為寶也玉人所得為寶故敢獻之

故敢獻以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言我以無所貪爾以玉

為寶汝以此若以與我玉若以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

也寶不若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稽首而

告曰得玉者稽首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一不可以越

鄉必因此而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子罕實諸

其里子罕乃留得玉者使玉人為之攻之使治玉者富

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悉以與

甲辰十六年晉平公穆叔如晉聘穆叔魯叔孫豹僑如

齊如作亂豹奔齊魯人逐僑如召豹于且言齊故今年齊

欲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尚未與民之未息又晉兵新伐許不然不敢忘若非為

豈敢忘魯言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

夕伐魯以言是以大請所以敢大敝邑之急魯國為齊所

朝不及夕言急比執事之間比及晉國間暇之恐無及

也恐魯之亡雖見中行獻子獻子荀偃也其父荀林父

音賦圻父圻父詩小雅篇名司馬掌封畿之兵故號圻

憂無所止居穆叔賦此獻子曰偃知罪矣言我不能憂

知其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豈敢不從魯國諸臣而

使魯及此而乃使魯人見范宣子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左傳句解

卷之六

九

鴻鴈詩亦小雅篇名卒章言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穆宣
叔賦此詩者言魯國憂困嗷嗷然如鴻鴈之失所也
子曰句在此宣子稱名敢使魯無鳩乎豈敢使魯人無所鳩集如鴻鴈

卒章之所云乎
乙巳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時皇國父為宋太宰為平公築臺為

游觀之地妨於農收正妨農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子罕

請於平公欲待農人公弗許平公築者謳曰築者謳曰築臺之澤

收斂既畢然後興役公弗許不肯築者謳曰築者謳曰築臺之澤

門之督澤門宋東城門也督白也言皇實興我役此公

築臺實興邑中之黔黔黑也言子罕黑色實慰我心此

我之役也邑中之黔居於邑中黔音琴實慰我心此

勸公請俟農功之子罕聞之聞築者親執朴親執朴親自執

畢實慰我之心也子罕聞之之謳歌親執朴杖而往以

行築者以巡行於築而扶其不勉者見有不勉力者以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言我輩小人耳猶有以辟燥濕

寒暑闔廬舍所以避天今君為一臺今我君而不速

成而不勉力何以為役何取其為謳者乃止謳者本稱

子罕親自扶或問其故何故扶之子罕曰宋國區區宋

之故不謳也或問其故何故扶之子罕曰宋國區區宋

特區區而有詛有祝而詛者有詛祝之言蓋譽子罕者宋

小國耳而有詛有祝而詛者有詛祝之言蓋譽子罕者宋

慮反祝禍之本也此乃召禍

丙午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晉悼公卒而齊靈公叛

平公將會諸侯討之中夢與厲公訟厲公訟首隊於前首隊於前斷

夢見與弗勝荀偃公以戈擊之厲公以戈首隊於前首隊於前斷

厲公訟弗勝荀偃公以戈擊之厲公以戈首隊於前首隊於前斷

偃之首跪而戴之荀偃跪膝取奉之以走以兩手捧其

捧見稷陽之巫臯

稷陽邑名其巫名他日見諸道

見巫臯於路與公言同

巫亦夢見荀偃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

也言有必

若有事於東方

若從事於東方而伐齊

則可以逞

則可以快

志獻子許諾

以巫言為然

晉侯伐齊

齊侯叛晉平公伐之

將濟河

渡河

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

雙玉曰鼓將以禮神故

而禱曰

禱於河神齊環怙恃其險

斥靈公之名責其險阻

負其衆庶

依負

庶之衆弃好背盟

棄諸侯之好背群神之盟

陵虐神主

民神主也而欺

虐之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曾臣猶言末臣也彪晉侯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

子謙以告神也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官臣守官臣也偃獻子名謂晉侯率諸侯以討齊而

已先後輔佐

苟捷有功

庶幾勝齊而有成功

無作神羞

不至敗事貽神之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

言已不復渡河歸也偃信巫言唯爾

有神裁之

願神裁度其事

沈玉而濟

荀偃禱畢沈其玉

齊侯禦

諸平陰

平陰齊邑名靈公守此禦諸侯之兵

登巫山以望晉師

望晉兵之多少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斥瘞也凡山澤險阻處皆置斥瘞

雖所不至

行不必旆而疏陳之

必疏建旌旗以陳去聲

使乘車者左實右

偽以旆先

其兵車皆建輿

曳柴而從之

以輿曳柴從車之後以揚塵也

齊侯見之

望見之畏其衆也

果畏晉

乃脫歸

乃不張旗

侯曰鳥鳥之聲樂

鳥鳥得空營故

齊師其遁

想是

夜遁邢伯告中行伯

邢伯晉大夫邢偃也

曰有班馬之聲

左傳

卷之六

三

班別也夜遁而齊師其遁同叔向告晉侯也叔向羊舌肸

曰城上有烏城上兵去無齊師其遁當時齊以夜遁晉

所聞見而知也夙沙衛殿居後曰殿殿丁練反下同殖綽

郭最曰二子皆子殿國師以奄人齊之辱也謂其耻子

姑先乎使衛乃代之殿二子代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

二子譏已故殺馬於狹處以塞其路欲使晉追執之晉州綽及之州綽晉人射殖

綽中其肩兩矢夾縛之縛殖其右具丙縛郭最具丙州

也為二十一年三子爭勇起本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公子嘉也

專權於已去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欲使楚伐鄭而

起呂反下同也使告子庚子孔使人告於子庚弗許不從楚子聞之

楚康王聞其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楊豚邑尹名宜也曰國人

謂不穀主社稷言楚人謂我而不出師不能出死不從

禮不能承先君之業不穀即位即位十四年於今年至今

五年矣師徒不出未嘗統人其以不穀為自逸人必謂我

而忘先君之業矣忘先君大夫圖之命子庚其若之何

其將何以處此子庚嘆曰嘆息而君王其謂午懷安乎言楚王

安而不事吾以利社稷也所以不從鄭人之請者正見使

者子庚出見使稽首而對曰稽首謝君命而諸侯方睦

於晉言晉方臣請嘗之我請試其若可設若其君而繼

之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左傳句解 卷之十八

害不至為君亦無辱吾君亦不至自出楚師伐鄭子庚

往子庚門于純門之攻鄭國信于城下而還下時鄭人知

保故楚師無功涉于魚齒之下楚兵涉之以過甚

雨及之適有大雨楚師多凍深冬涉水又值役徒幾盡

凍徒給役使之卒也晉人聞有楚師將救之師曠曰

不害言楚不害吾驟歌北風言我驟吹律而又歌南風又

南風之音曲南風不競南風音微不多歿聲多有歿楚必無

功以此可知楚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豕帚一名娜訾

亥之次月又建亥南師不時不得天時必無功以此

西北方也故言如此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於君德不專在天時也

丁未十九年是歲齊靈公卒子晉荀偃病還自伐齊目

出目晴二月卒終于巫而視目不不可含口禁不受飯

同宣子盥而撫之士甸洗手而撫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吳荀偃之子鄭甥也主謂荀偃猶視目猶欒懷子曰懷

也言諸臣事汝子當如事汝也猶視不閉欒懷子曰子

盈樂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言荀偃死而不閉目者必

聲乃復撫之又撫其尸而祝曰主苟終言汝所不嗣事

於齊者而諸臣敢不繼有如河指河為誓言當乃瞑其

始閉瞑受含其口始含宣子出士甸曰吾淺之為丈夫

也音冥子自愧以私心度荀偃謂念其○季武子如晉拜師魯

孫宿謝晉侯享之待以范宣子為政士甸代荀賦黍苗

黍苗詩小雅篇名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季武

黍稷士句賦此詩者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也

子興也興起再拜稽首稽音啓曰小國之仰大國也言魯

小國仰望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仰望膏雨之潤澤膏平聲若常

膏之大國若能常加潤澤膏去聲其天下輯睦將使天下皆和睦以事晉豈唯敝

邑不特魯國獨事晉也賦六月六月亦小雅篇乃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孫賦此詩者以晉侯

比吉甫出征○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從晉伐齊作

林鐘林鐘六月律也其長六寸季孫蓋鑄鐘而應此律之聲也而銘魯功焉作爲銘文鑄於

鐘上以紀魯功臧武仲謂季孫曰武仲臧孫紇也非禮也不當鑄鐘銘功夫銘

大凡為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而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動得時有功

銘則可也大夫稱伐大夫則自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今汝之銘將稱伐乎則下等

也則是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為下等也計功將計功乎則借人也則是借晉之力非已功也

言時將言時乎則妨民多矣則又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也何以爲銘無可銘者

且夫大伐小大凡以伐小國取其所得取其所得兵器以作彝器鑄鐘

鼎為宗廟常器銘其功烈銘其功烈以昭吾國之明德以示子孫後世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一則以懲敵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今魯假借晉國

之以救其成以救吾國之成若之何銘之豈有功烈之可銘也小國幸

於大國以魯之小國而幸勝齊之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而乃昭揭所獲兵器

鑄鐘銘功以取怒於齊國此乃取之道也

戊申二十年齊莊公元年衛甯惠子疾甯殖召悼子悼子甯喜也惠

子疾將成謂十四年曰吾得罪於君逐衛獻公悔而無及也後雖

召而屬之

不可名藏在諸侯之策我之名字諸侯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史策皆書君入則掩之衛君復入則若能掩之

汝能納君而則吾子也則是汝能若不能汝若不猶有

鬼神言雖成而魂吾有餒而已寧為飢不來享矣不享

祭悼子許諾受父命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八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九

襄公四

巳酉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濇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竊

邑以來奔魯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孫宿以襄公之姑及

下皆有賜於其從者從庶其而來者皆於是魯多盜其

魯國多有竊盜季孫謂臧武仲曰武仲臧孫紇也子盍詰盜問

何不治盜詰起吉反武仲曰不可詰也答言盜紇又不能我之才

治盜治盜季孫曰我有四封武子言我魯國而詰其盜治而

其封內之盜何故不可何緣盜子為司寇汝為司寇乃將盜

是務去當上去盜為職若之何不能何緣不武仲曰子

三傳句解

召外盜

答言汝召外國之盜邾庶其也

而大禮焉

以公姑姊妻之

何以止吾盜

何以止我

子為正卿

汝為魯命卿

而來外盜

而引致外盜使紇

去之

反使我去內盜

將何以能

此我所以不能也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

庶其竊其邾之二邑以來奔魯

子以姬氏妻之

姬氏謂公姑姊二女皆姬姓之女而與

之邑

使之食其

其從者皆有賜焉

又賞賜

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大盜謂庶其也嫁以公之姑姊與之食邑

其次阜牧

輿馬

其次謂庶其之從者以阜輿吏僚僕

其小者衣裳

劔帶

其小者謂庶其從者之微賤者亦有衣裳劔帶賜之

是賞盜也

如此是賞為盜者也賞

而去之

汝賞盜而使我去盜

其或難焉

此盜之所難去也

紇也聞之

我之所聞

如下文

在上位者

大凡為

洒濯其心

洗滌其利慾之私心

壹

以待人

欲誠信專壹

軌度其信

軌法也言有法

可明徵

也

言行可明

而後可以治人

先能自治人

夫上之所為

上者所

民之歸也

民皆趨

上所不為

上人不為惡而民或為

之

而民或有

是以加刑罰焉

然後以刑

而莫敢不懲

無不懲戒

若上之所為

設若上人

而民亦為之

而民亦皆為惡

乃其所也

上行下效

又可禁乎

其可禁之

夏書曰

禹謨

念茲在茲

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彼必其

釋茲在

篇云

茲在茲

釋除也

名言茲在茲

此身然

帝念功

大禹告舜言

允出茲在茲

誠信之心生於此

也

惟帝念功

此說非經本意

今姑從註

疏解之

已壹臧孫釋書之意以謂在上而後功可念也然後有善功之

可念也以譏季孫無信實而賞人○樂桓子娶於范宣子桓子樂廩也宣子士匄也

生懷子懷子樂盈也范氏所生范鞅以其亾也鞅士匄之子也十四年樂廩強士匄

使逐怨樂氏范鞅因被逐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宣子之女盈之母也范氏堯之後故姓祁老懷子患之

家宰之長也州賓宰之姓名樂祁與之私通懷子患之

恐其母祁懼其討也恐其子討其愬諸宣子諧於曰盈

將為亂言樂盈將作亂范鞅為之徵鞅怨樂氏故証其有作亂之意宣子信之

其女諧之其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邑名宣子使樂盈往築著城因其出外

而遂樂盈出奔楚奔楚國宣子殺羊舌虎虎叔向之弟也宣子殺樂

盈之黨凡十囚叔向怒其弟而并囚人謂叔向曰子離

於罪或人譏叔向不免其為不知乎言其不能保身不得為智知去聲下

並叔向曰與其亾若何答云我雖被囚猶勝於亾也詩曰註疏以為小雅

采菽優哉游哉言君子優游於衰世聊以卒歲所以避害卒其年

聊以卒歲之知也此乃所樂王鮒見叔向王鮒晉大夫

附曰吾為子請言我為汝請叔向弗應不答出樂王鮒不

拜叔向不拜謝之其人皆咎叔向其人叔向左右之人也叔向

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言能室老聞之家宰之長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言晉平公寵愛求救吾子欲

請於公而言叔向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祁奚

使君聽而曰必由之而汝乃云何也敢問叔向曰樂王

信如此必祁大夫何說

鮒從君者也言其唯能何能行豈敢言無不行祁大夫外舉不

弄讐謂其舉解孤也內舉不失親謂其舉其子祁午也事在三年其獨遺我乎

豈肯棄我詩曰有覺德行詩言有此先覺德四

國順之則四方之國無不順之夫子覺者也言祁奚乃先晉侯問

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平公果問王鮒對曰不棄其親言

叔向篤於其有焉必與叔虎同謀也蓋王鮒恨叔於是

祁奚老矣亦在三年聞之被囚乘驛而見宣子驛傳

自祁邑而來見范旬欲其曰詩曰惠我無疆言

武有惠訓之德及子孫保之故周之子孫書曰夏書胤

聖有謨勲聖哲之有謀謨有明徵定保當明證其謨夫

謀而鮮過夫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聖惠訓不倦者惠訓

而無厭倦則惠我無疆之謂也叔向有焉此二者叔社稷之固也此國

稷所賴以安固也猶將十世宥之假使其十世子孫以勸能者

以勸勉後來有能如此者今壹不免其身今叔向一以其弟有罪以

弄社稷叔向乃社稷之臣也不亦惑乎此不可曉鯀殛

而禹興昔鯀理洪水而殛成乃用其子禹以治水此伊

尹放太甲而相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復之太甲仍以伊尹為

相相卒無怨色太甲終無怨伊尹之色管蔡為戮周公

管叔蔡叔流周公誅之周公右王謂右成王為相也此言兄弟罪

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弄社稷今柰何以叔虎之罪戮

左傳句解

子為善汝若力行善事誰敢不勉誰敢不相勉多殺何為何必多殺

人然後人不敢為惡也宣子說悅祁奚之與之乘與祁奚同以言載乘去聲

諸公而免之言諸平公而免叔向之罪不見叔向而歸祁奚不見叔

以見其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向不告於祁奚

奚之非為已也初叔向之母妬先是叔向之母妬忌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叔虎之母有美色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諫其母其母曰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彼謂叔余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我恐其生非常之物女敝族也汝乃敝

國多大寵晉國六不仁人間之設有不仁之人不亦難

乎汝必難余何愛焉我之所慮在此非愛惜使往視寢

於是遣此婦人往視其父寢席生叔虎婦人生子美而有勇力貌美而

樂懷子嬖之樂盈寵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所以叔向

難日之難樂盈過於周出奔而周西鄙掠之周之西方邊

辭於行人樂盈致辭於天曰天子陪臣盈諸侯

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晉命卿故將逃

罪將奔走罪重於郊甸又再得罪於王之郊無所伏竄

敢布其死敢自陳其死罪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樂書盈之祖也王施惠焉天子賜其子鷹

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其子樂鷹不能保全任大君若不

弃書之力大君謂天子也言天子臣猶有所逃臣

樂盈樂盈

自謂也。有所若弃書之力若棄樂書舊日之功而思鷹之罪而思

逃避之地。臣戮餘也則我乃鷹之子將歸死於尉氏將伏罪

討盜不敢還矣不敢去矣敢布四體敢敷布其四體無敢隱情唯大君命

焉唯天子之命是聽焉王曰尤而效之靈王言我本尤晉逐樂氏而自掠之是效尤也其

又甚焉其過尤有甚於晉也使司徒禁掠樂氏者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比追

胥故使之禁歸所取焉其所掠取財物復歸樂盈會于商任晉平公

止掠樂氏者禁錮樂盈使諸侯皆不得容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地于商任錮樂氏也禁錮樂盈使諸侯皆不得容皆樂氏之黨也樂盈被逐其黨

崩出奔齊四子皆晉大夫知音皆樂氏之黨也樂盈被逐其黨

奔齊國樂王鮒謂宣子曰宣子盍反州綽邢崩樂王鮒言何不

召還勇士也二子皆勇士不可棄之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答言

乃樂盈乃樂盈余何獲焉豈肯為我用乎王鮒曰子為彼樂氏言汝若能如樂

盈之待盈之待乃亦子之勇也則二子荷汝之恩亦為汝之勇士矣齊莊公朝受

臣朝音朝指殖綽郭最指二子而言之曰是寡人之雄也莊公言

我之音朝州綽曰州綽晉人出奔在齊莊公朝若以為雄言莊公自以誰

敢不雄則人誰敢不然臣不敏然而我雖不才平陰之役襄十

齊晉之戰于平陰也先二子鳴殖綽郭最皆為我所執縛譬如雞

于歸魯齊既服子歸魯齊既服公曰子為晉君也莊公謂汝之勇力乃

聲而歸之先去聲對曰臣為隸新答言我新為僕臣未得效勇於齊然二子者彼殖綽

譬於禽獸譬如禽獸之驚悍者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我魯射

如殺禽獸取其肉而食之取其皮而寢處之也

之取其皮而寢處之也

庚戌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使朝音潮下同鄭人使

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也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當魯襄公八年寡君於是即位鄭簡公以是年即位即位

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子駟

公子駟也言朝執事者謙不敢斥言晉侯執事不禮於寡君鄭君來朝于寡君不蒙禮待

君懼致使我君疑懼因是行也因此朝我二年六月魯襄九年朝于

楚晉不見禮故朝楚君晉於是有戲之役是年晉伐鄭同盟戲許宜反楚人

猶競楚國勢強與晉爭鄭而中禮於敝邑是年冬楚人伐鄭曰中禮蓋飾辭也敝邑

欲從執事我鄭國欲堅心從晉而懼為大尤又恐為大過尤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飾辭謂我若不從楚則晉必謂楚申禮於鄭而鄭不恭以此見尤音恭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言鄭所以受盟於楚者所懼在此皆飾辭也我四年三月魯襄

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子矯公孫董也朝楚而曰觀釁

亦飾辭也矯居表久釁許斬反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是年晉伐鄭謂會于蕭魚

我敝邑晉君責我鄭云邇在晉國與晉相近譬諸草木譬晉鄭於草木吾臭

味也草木同類則氣味皆同猶晉鄭同姓也而何敢差池汝鄭何敢他有所向而不專一

以從晉也楚亦不競是時楚勢稍弱遂不能與晉爭我寡君悉其土實

差物官反重之以宗器申重以宗廟禮樂之器謂鐘磬之屬是時鄭人以此

賄晉重以受齊盟以受諸晉之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鄭君遂帥

群臣從悼公以歸晉從晉歲終之會晉來貳於楚者子

侯石孟石孟石奐也言有貳心於楚歸而討之鄭君既歸乃討其罪而逐之其實鄭使奐

三傳句解 卷之十九

從良霄以告楚楚人執魯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會諸侯於溴梁之明年

則十七年也公孫董告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公孫夏子西也代子見於嘗酎酎重釀酒也時耐

宗廟而嘗之而鄭君適以於是鄭君執胙肉與執燔焉以助祭與去聲燔

音煩間二年魯襄之二十聞君將靖東夏是歲齊莊公即

遂為澶君又親朝晉以聽事期先澶淵會兩

期之不朝之間其間不朝晉無歲不聘無一歲而不

不從無一役而不以大國政令之無常言晉國號國家

罷病致使鄭國疲病不虞荐至又不虞度晉國徵朝之

反無日不惕鄭之君臣無豈敢忘職豈敢忽忘事大國

若安定之晉國若能其朝夕在廷且夕鄭君自當來何

辱命焉又何勞使若不恤其患設若不恤而以為口實

言實出於口其無乃不堪任命如此則鄭國不能堪任

音並而翦為仇讐謂不堪翦削則鄭從敝邑是懼鄭國

懼其敢忘君命豈敢忽忘委諸執事敢以如前所言委

執事實重圖之惟執事者謹重而圖謀之○樂盈

自楚適齊先奔楚至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平仲齊大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樂今納樂氏而齊受之將

安用之受之將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信也誠實也失

信不立若愛樂盈是失信於君其圖之吾君其弗聽不

晏子退告陳文子文子陳敬仲之後名須無曰君人執

信言為君之道在臣人執共為臣之道在執守其忠信

篤敬言忠信上下同之為君為臣天之道也天理君自

弄也今吾君不能執信弗能久矣必有死之禍二十

○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鄭大夫張也歸邑于公歸還所曰

吾聞之言我之所聞生於亂世人生衰賢而能貧雖

貴而不求多財民無求焉民之貪者無可以後亾如此可免禍

後也他人敬共事君與二三子欲使段敬恭以事鄭君生在

敬戒言人所以保全其生者不在富也初不在於伯張

卒黑肱君子曰善戒美其善詩曰詩大雅慎爾侯度詩

謹守為諸侯之法度用戒不虞用儆戒意外不鄭子張其有焉有能

此詩之義○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子南寵未益祿起

未曾加祿而有馬數十乘祿少故多馬益怙恃其楚人患之

患觀起多行不義王將討焉楚康王將討子子南之子棄疾為

王御士子南之子名棄疾為康王御車王每見之必泣每見棄棄疾曰

君三泣臣矣言王三次敢問誰之罪也問王其王曰令

尹之不能尹不能稱職爾所知也汝為其子豈國將

討焉以國家將爾其居乎汝父死後能對曰父戮子居

言戮其父而留其子君焉用之焉於處反下同洩命重刑若漏洩

我父知之則是增重其刑臣亦不為我亦不為此也王遂殺子南於

是增重其刑臣亦不為言不敢洩此言王遂殺子南於

言不敢洩此言王遂殺子南於

朝殺令尹而陳尸於朝輟觀起於四竟車裂觀起以徇於四境也

音三日殺之既棄疾請尸請尸王許之許棄疾既葬音患竟

南其徒曰行乎棄疾之黨勤之出奔曰吾與殺吾父棄疾言楚

而先與我謀是我行將焉入雖出奔曰然則臣王乎此

則留而曰弃父事讐言背棄其父而吾弗忍也我又不

遂縊而死棄疾自經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前年使子馮

詐疾不肯為今復有寵於遠子者八人子馮有所皆無

祿而多馬富一人不義致他日朝異日群與申叔豫言豫

申叔時之子申叔時之子弗應而退申叔不答從之子馮追入於

人中申叔入於又從之又追而遂歸申叔不答退朝君

退見之子馮就申曰子三困我於朝三困我謂弗應也

也吾懼知所以不敢不見故來吾過我有子姑告我且

以實何疾我也何惡我之甚對曰吾不免是懼答言吾

與汝何敢告子豈敢以曰何故問以何對曰昔觀起有

寵於子南猶於子南子南得罪汝今將觀起車裂八

者將如何故不懼禍將至矣自御而歸子馮聞言而懼

不能當道意不在御故至歸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

夫子謂我適來所謂生於而肉骨也我已成而申叔生

肉之言申叔於知我者如夫子則可汝八人者苟知我

我有更生之惠若不能請止請自今後辭八人者謝絕

王以義則不然若不能請止請自今後辭八人者謝絕

可相處若不能請止請自今後辭八人者謝絕

此八而後王安之然後康王安人者心不疑子焉

辛亥二十三年是歲把考公卒躬齊侯以藩載樂盈蓋如立是為文公

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之大夫必對曰不可晉曲沃樂盈故邑

子必不免汝必見殺吾非愛死也我非為汝知不集也蓋度

必不盈曰雖然言雖是因子而死若依汝而舉吾無悔

矣我亦無所悔恨我實不天雖我不為子無咎焉汝則非獲咎

也許諾許之伏之而觴曲沃人藏匿樂盈而樂作作樂

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午問眾人今對曰得主而

為之歿答言得我故主猶不歿也言雖歿而無悔皆歎眾皆有

泣者有悲樂氏盈出乃出徧拜之謝眾人樂盈帥曲沃

之甲統率曲沃之兵以晝入絳絳晉國所都也衆皆樂

奉公以如固宮范句奉平公范鞅用劔以帥卒用短兵

與樂氏戰欲致與樂氏戰欲致樂樂乘槐本而覆樂盈之旗也其車轆

或以戟鉤之或以鉤樂樂斷肘而歿斷樂樂之樂魴傷亦

盈之族也戰而中傷魴音房樂盈奔曲沃戰敗而走晉人圍之乘勝

圍曲沃圍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惟樂魴奔宋○齊侯將伐晉齊

納樂盈於曲沃知得晏平仲曰君恃勇力晏嬰言莊公

以伐盟主晉為盟主若不濟若伐晉國之福也則君知

罪於晉故將伐之

而將代之

而將代之

而將代之

而將代之

修德齊之福也不德而有功以君之無德幸憂必及君君必恃

禍將至矣崔杼諫曰不可諫莊公言不可臣聞之臣之所聞

云小國間大國之敗齊因晉有樂氏而毀焉因之必受

其咎幸人之災故君其圖之勸莊公自弗聽莊公陳文

子見崔武子文子陳須無曰將如君何文子言君欲伐

武子曰吾言於君言我已君弗聽也君不從以為盟主

諸侯尊晉以為盟會之主而利其難今我利其患難而群臣若急討

齊而事勢既急君於何有言不能顧君也杼蓋子其止之汝姑

使無伐晉文子退聞杼之告其人曰語其崔子將死乎言崔

成謂君甚謂君伐盟主而又過之杼欲弑君則其惡不

得其死以善終過君以義以義理救猶自抑也尚當自

是已非君况以惡乎况欲行弑○季武子無適子魯季孫宿

適音公彌長張丈反下同而愛悼子悼子紇也二子

兄而季孫獨愛少子欲立之子為後訪於臧紇以其事謀臧紇曰

吾為子立之武仲為季孫立使公鉏為馬正公鉏弗得

家司馬鉏牀愠而不出被廢而怒閔子馬見之馬父也

魚反下同曰子無然勸公鉏禍福無門禍福物無唯人所召

公鉏往見曰子無然勸公鉏禍福無門禍福物無唯人所召

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為人子者患不孝為子之道不患無所患

不得敬共父命但當敬以供父之何常之有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汝若能孝以事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

三傳句解

者言富可過於為季氏後若姦慝回邪禍倍

下民可也則將更獲罪戾其禍必公鉏然之以子馬之言為然也

敬共朝夕朝夕之間恪居官次恪謹以居馬孟孫惡臧

仲時孟孫氏與武仲季孫愛之季孫愛其立悼孟莊子

疾莊子之疾將疾豐點謂公鉏豐點孟孫之御苟立羯孟

卒孟莊子公鉏奉羯立於尸側禮以嫡長子為喪主鉏立

季孫至孟孫之家入哭而出孫而出曰秩焉在秩孟

公鉏曰羯在此矣答云其父已

季孫曰孺子長秩為長子當立公鉏曰何長之有

矣主

言不必拘長幼也長上聲唯其才也唯有才則立之先是武子之廢

才焉而立之故公鉏以此公鉏而立紇也謂申豐曰欲擇

且夫子之命也因誣孟孫謂

其遺遂立羯武子不得秩奔邾秩不得立臧孫入哭臧

仲入哭孟孫其哀多淨哭之哀出已哭其御曰武仲之孟孫

之惡子也言孟孫與武而哀如是今汝哭之季孫若死

設若季孫其若之何季孫愛汝者也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疢也答言季孫雖愛我譬如疾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孟孫雖惡我譬如藥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必能療病惡去聲上同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孟孫惡夫石猶生我夫石指孟孫也疾之美以喻其毒

滋多疾為我孟孫死是藥石去吾以無日矣將不又矣

之害也

孟氏閉門豐點教告於季孫使人告曰臧氏將為亂誣

武仲欲為公不使我葬將作亂使孟孫季孫怒命攻臧

氏武仲見其有甲故怒攻之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

邾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臧賈臧為出在鑄鑄國名臧

武仲之兄鑄之甥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使人告且致大

蔡焉大蔡蔡地所出之曰紇不佞自稱失守宗祧宗謂

祧謂遠廟失守謂敢告不乎敢告於兄言已紇之罪不

及不祀言我非有大罪不子以大蔡納請使臧賈納大

為臧其可許之賈曰是家之禍也答言是我非子之過

也非汝賈聞命矣從武仲再拜受龜再拜而使為以納

請臧賈使弟臧為納遂自為也臧為得龜不為臧孫如

防防臧氏邑臧武使來告曰使人紇非能害也稱名言

作亂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非敢私請非敢私有

先人苟守先祀苟得立後守奉無廢二勲大功曰勲無

勲勞敢不辟邑為後於魯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

臧為魯從其請乃立將盟臧氏將陳武仲之罪惡盟季

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奔亡而問盟首焉盟首載書

對曰外史盟東門氏也在宣公曰載書毋或如東門遂

言毋得或如東不聽公命不從文公殺適立庶文公命

惡襄仲遂殺之盟叔孫氏也在成公曰載書毋或如叔

立宣公適音嫡

孫僑如言毋得或如欲廢國常欲廢壞國蕩覆公室謂

成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言臧統所皆不及此皆不

二孟椒曰孟椒孟獻子之盍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

之禁斬關以出季孫用之季孫用乃盟臧氏乃陳臧統

盟曰載書無或如臧孫紇言毋得或如干國之紀干亦

犯門斬關犯鹿門之禁臧孫聞之載書之辭曰國有人

焉故知有誰居誰居猶言誰其孟椒乎必孟椒而後

齊侯還自晉齊莊公自遂襲莒輕兵掩莒杞殖華還載

甲二子齊大夫先載夜入莒郊二子宿于莒之明日先

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子重賂之莒黎北公使

無死使二子無致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華周對即華

莒曰貪貨貪莒子棄命棄齊君亦君所惡也有臣如此

也昏而受命昨晚受命日未中而棄之日未中而棄君

何曰事君何以盡事莒子親鼓莒子怒乃從而伐之從

伐杞殖華獲杞梁莒人行成莒勝大國益齊侯歸

齊莊公襲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歿妻行使乎之齊

使人往辭杞梁之妻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何辱命焉

弔其妻辭不受弔若免於罪若杞殖無猶有先人之救廬在猶

命來弔若免於罪若免於罪若杞殖無猶有先人之救廬在猶

杞氏先人下妾不得與郊弔下猶賤也婦人無外事故

之故家在齊侯弔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齊侯將為

音預齊侯弔諸其室齊莊公乃弔諸杞梁○齊侯將為

臧紇田

齊莊公欲以田邑與臧武仲

臧孫聞之

臧武仲聞見於齊侯

見音

齊侯與之言伐晉

齊侯自道其功

對曰

臧武仲荅多則多

矣

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

抑君

抑君侶鼠

為有類

夫鼠

夫鼠之晝伏夜動

晝則藏伏

不穴於寢廟

於鼠也

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為安必須穿壁始敢安處

畏人故也

惟其畏人

今君聞晉

之亂

今君聞晉有

而後作焉

而後起兵伐晉

寧將事之

晉寧又將事之

非鼠何如

非鼠之所為而何蓋臧武仲猶鼠之晝伏也

以此鼠欲

乃弗與田

莊公果怒乃不

仲尼曰

按柱注孔子

使怒而止

知之難也

言用智之難有臧武

仲之知

有智如武仲

而不容於魯國

音智下同抑有由

也此蓋有所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循理之謂順推已之謂怨始武仲廢長立

少是作不順已所不欲

夏書曰

今虞書

念茲在茲

而施之人是施不怨也

順事怨施也

釋書之意以為作事必順而施事必怨也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九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

襄公五

壬子二十四年

把文公元年

穆叔如晉

魯使叔孫豹如晉賀克樂氏

范宣

子逆之

士句問

問焉

叔孫

曰古人有言曰

昔人有言如下文所云

久而不朽

言雖久而不朽

何謂也

問此言

穆叔未對

叔

未及

宣子曰昔句之祖

士句自誇其家世之盛

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

虞以上謂舜之前也陶唐氏堯之時往反

在夏為御龍氏

御

號也言其先世出於堯

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商之霸國也蓋劉累之後

氏劉累也

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也成王滅唐遷其國於杜蓋豕韋之後在周時

在商時為豕韋氏

晉主夏盟為范氏

為唐杜氏

晉主夏盟

又唐杜氏之後今晉為其

是之謂乎言已世世為興家可穆叔曰以豹所聞言我

聞則異此之謂世祿如宣子所言只非不朽也非可言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我魯國有先大夫臧孫辰謚文仲者既沒文仲其

言立其立言垂訓其是之謂乎是文仲雖歿也豹聞之我

所聞如下犬上有立德上聖之人其德及其次有立功

次於上聖為大賢其次有立言言傳於後世雖久不

廢此三等入雖歿而其德此之謂不朽如此方可當若

夫保姓受氏若但保其始祖之以守宗枋枋廟門也以

彭反世不絕祀世世不絕無國無之無一國祿之大者

如宣子所言乃不可謂不朽不可謂之○范宣子為政

晉士句將中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於晉子產寓書以

告宣子鄭子產作書與曰其書子為晉國汝為晉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鄰國不聞而聞重幣但聞增重僑也惑

之僑子產名也惑僑聞君子長國家者我聞君子之非

無賄之患不以乏而無令名之難所以難者謂夫諸侯

之賄聚於公室若欽諸國之財而則諸侯貳則諸侯有

若吾子賴之若汝自利賴其則晉國貳則晉人有諸侯

貳則晉國壞諸侯離心則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晉人

則汝不足何沒沒也何其沈滅將焉用賄好賄之為禍

之馬於夫令名德之輿也夫有德者必以令德國家之

度反

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德為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當以德為之基不以賄而壞之無亦

是務乎勸宣子何有德則樂天理中有自然之樂音洛下並同樂則能

久樂與民同則國詩云小雅南山有樂音洛下並同樂只君子君子有德可樂

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有令德者其效如此上

帝臨女大雅大明之詩言上帝音汝無貳爾心則下民無敢

者有令名也夫言武王有令名其效如此恕思以明德以恕存心而

則令名載而行之則自然有善名以為之是以遠至邇

安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毋寧使人謂子毋寧寧也

文所云毋音無子實生我言汝實能生我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而汝乃多取我財象有齒以焚其身譬如象為齒所累以殺

其賄也象豈有罪哉以其齒宣子說范宣子得子產之

悅乃輕幣從子產之言而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

羽也為鄭行人程鄭問焉代樂盈佐下軍曰敢問降階

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不曉所問歸子羽以語然明

然明驥茂也以程鄭然明曰是將死矣言程鄭不然將

所問告之語去聲然明曰是將死矣言程鄭不然將

必不出則賢而知懼凡人貴顯而懼而思降畏懼而能

乃得其階如此乃得下人而已不過謙抑以下於又何

問焉此理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夫人既

而求降下之道者不在程鄭程鄭以雙幸升卿位其有

唯明智者能之不在程鄭夫豈明智之人哉其有

亾覺乎此必身有罪禍懼奔亾不然若非其有感疾必有

三傳句解 卷之三

迷惑將歿而憂也憂歿期之將至也

癸丑二十五年是歲(吳)子諸樊伐楚門崔武子見棠姜

而美之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公歿遂取之遂娶莊公

通焉齊莊公亦美其崔子弑之崔杼遂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莊公歿于崔杼之家其人曰歿乎晏子左右問

乎又問然則曰吾罪也乎哉答言君是吾歿也我何為獨曰行

也將出奔乎曰歸乎又問然則曰君歿安歸答言吾君既君民者

豈以陵民言為民之君者社稷是主將以主臣君者豈

為其口實為君之臣者豈徒為食社稷是養將以奉故

君為社稷歿則歿之君為社稷而歿為社稷亾則亾之

則臣亦從之亾若為已歿而為已亾若君為已私而為已非其私

暱苟非平日夤幸誰敢任之誰敢當其禍且人有君而

弑之衆人有君而吾焉得歿之吾何為而為之而焉得

亾之又何為而將庸何歸君歿矣安門啓而入崔子啓

子枕尸股而哭晏子以君尸枕已之興既哭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或人使崔杼殺崔子曰民之

望也言晏子之賢舍之得民置之不殺可得民崔杼立

景公而相之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弟名杵慶封為左

相慶封崔杼之盟國人於大宮崔慶恐國人討已故為

盟黨使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盟於太公之廟(天音太

盟盟於太公之廟(天音太

盟盟於太公之廟(天音太

盟盟於太公之廟(天音太

曰詛盟所不與崔慶者言國人有不為晏子仰天歎曰

讀盟書未終晏子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天嗟嘆而易其辭有如上帝指上帝乃軟乃軟血

利於社稷吾不與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齊之史官直書崔子殺之

甲所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太史之二弟相繼其弟又

書其少弟又乃舍之不容盡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南史

氏聞崔杼盡殺大執簡以往執簡策以聞既書矣則聞

史兄年大音太鄭子展子產伐陳子展公孫舍之

弟已乃還南史乃遂入之克陳而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

戎服將事衣軍旅之晉人問陳之罪問陳何以對曰子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闕父舜之後為周正以服事我

先王先王謂我先王賴其器用也武王利賴闕父與其

神明之後也又以闕父出自虞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封胡公以備三恪恪

則我周之自出言陳

桓公之亂魯桓五年陳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蔡人殺之魯桓公六

而自立之五父陳作也殺太子免而蔡人殺之

陳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厲公而奉事之至于莊宣

皆我之自立皆我鄭夏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夏

宣公

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

五

陳靈公

成公播蕩

靈公之子

又我之自入

自晉因鄭君所知也

事之本末

今陳忘周之大德

大德謂胡公之後 蔑我大

惠

大惠謂五父以來

弄我姻親

姻親謂陳鄭 介恃楚眾

介因也言其依

以馮陵我敝邑

害於鄭 不可億逞

逞志於鄭者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去年鄭伯稽首 未獲

成命

未得伐

則有我東門之役

去年陳從楚 當陳隧者

當陳兵所 井堙木刊

有井則塞之有木則伐

敝邑大懼

不競

我鄭大恐

而耻大姬

太姬周女嫁胡公者鄭與周

天誘其衷

啓敝邑心

開導其心 陳知其

罪授首于我

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

用敢獻功

所以使我來 晉人曰何故侵小

晉人又謂何 對曰先王

之命

命如下文所云

唯罪所在

唯視罪 各致其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周制之圻地

列國一同

大國地 自是以衰

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

今大國多數圻矣

於天子之地矣

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

其國何以若是之大

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答言我

城濮之役

僖公二十八年晉楚 文公

布命

晉文公布命

曰各修舊職

使各修舉 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

命我鄭文公衣

以授楚捷

楚之功 不敢廢王命

故也今日所以戎服將事者士莊伯不能詰莊伯士弱也與鞏朔

同謚子產善於辭命復於趙文子也文子趙朔之子趙武

命焉莊伯復文子曰其辭順言子產之言犯順不祥人順理而巳

不福乃受之仲尼曰孔子追論其事志有之言古書

言以足志資言以成之文以足言言之所發必資文不

言能言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言之無文言不能行而不遠

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為伯侯伯長鄭入陳鄭擅與兵非文辭不

為功使非子產言而有文慎辭哉言凡人皆當○晉程

鄭卒去年問子羽子產始知然明然明料其必死其言

問為政焉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父母之愛其子見不

仁者見有不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恐不仁者子產

喜喜然明以語子大叔告之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明名蔑言前日今吾見其心

矣今而後見然子大叔問政於子產為政何如子產曰

政如農功治民如日夜思之日夜之間思所以興思其

始而成其終既思其始又思朝夕而行之思得其說則

之行無越思違其所思者如農之有畔如治田者之其

過鮮矣如此雖有過○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悼子

奔至是入于夷儀之邑使甯喜許之二十年甯惠子臨

悼子許諾大叔文子聞之文子衛大夫曰嗚呼嘆息詩

故今許之大叔儀也

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谷風小弁之詩言今我不能自容悅何暇念其後乎

說音寧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言悼子必身受禍君子之

行大凡君思其終也思其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之

書曰周書蔡仲之命其慎始而敬終謹其創始終以不

困故其終無詩曰詩大雅夙夜匪懈為人臣者自早至

賣以事一人君之道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今悼子輒

君魯不若圍其何以免乎安能奕者舉棋不定者言圍棋

之子一不勝其耦便不能勝而况置君而不定乎何况

人君可必不免矣免禍九世之卿族代為衛卿至悼子

世也一舉而滅之言悼子必因此可哀也哉明年衛寧

後年獻公殺寧喜

甲寅二十六年齊景公吳子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秦

公使其弟鍼講和叔向命召行人子負叔向羊舌肸也

秦命向音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進也子朱言我當

三云如是三叔向不應子朱怒怒叔向曰班爵同

言已同何以黜朱於朝當御次而不使是撫劍從之子

撫劍從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言二國之今日之事幸

而集今日二國講晉國賴之二國息兵則不集不幸其

三軍暴骨二國交兵則三軍暴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

言子負如此子常易之汝傳二國之姦以事君者為

言子可委道音導

人而變亂辭命是吾所能御也言我不畏此拂衣從之

以姦邪事其君也子朱撫劍將聞故叔人救之或人救平公曰晉其庶乎

言晉國庶幾乎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爭為國師曠曰樂

名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恐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心競

撫劍不務德而爭善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如此則

欲已甚能無卑乎群臣各懷私欲以○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子鮮鮮公之母弟名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

以獻公之命曰苟反苟使我政由甯氏國之政事祭則

告甯悼子寡人我但主其甯喜告右宰穀以其事告衛之右宰穀

曰不可言不可獲罪於兩君先是甯惠子逐獻公今悼

兩君天下誰畜之天下誰肯容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言

子臨終時以不可貳我已許諾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請使於獻公以遂見公於夷儀時獻公入反已見曰

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魯襄十四年而無

憂色而無憂亦無寬言亦無寬猶夫人也為人如故不

扶若不巳汝若不歿無日矣則被戮將甯喜殺子叔

殤公衛侯入復入大夫逆於竟者衛之大夫出境而執

其手而與之言獻公親執其道逆者大夫迎自車揖之

公但坐車逆於門者大夫迎領之而已但搖首答之而

易生領公至獻公使讓大叔文子使人責太叔曰寡人

戶感反至國使讓大叔文子儀天音太曰寡人

淹恤在外言我久憂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衛之諸臣能通惠言于外使我知之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先是太叔儀有置君不如

奕棋之言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昔人嘗言非所當怨者不怨之

寡人怨矣今汝乃吾所當怨者故怨汝也對曰臣知罪矣言我知其罪矣臣不

伎我實不才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羈縻馬絆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言不能

從君以出羈居宜反臣之罪一也此一罪也有出者謂獻公出奔在外有

居者謂公孫剽立為君在內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我不

二心而通內外臣之罪二也此二罪也有二罪有此二罪敢忘其

死敢不乃行已行從近關出衛有近關其路為捷故從此出公使止之

獻公悔而使人留之○楚子秦人侵鄭二國伐晉之黨穿封戌囚皇頡穿

戊楚縣尹也皇頡鄭大夫也蓋戊公子圍與之爭之子公獲皇頡而囚之戊音恤頡戶結反

圍其王之子即靈王也與穿封戌爭獲皇頡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之子

就州犁辨其曲直伯州犁曰請問於囚言當問於皇頡是誰獲汝乃立囚立

頡而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言二人爭獲汝者皆非細人其何不知

汝豈不上其手州犁上其手以指曰夫子為王子圍與

認得之是王子圍寡君之賢介弟也介大也言此乃楚君貴盛之弟也下其手

又下其手以指穿封戌曰此子為穿封戌言此人乃方城外之縣

尹也乃楚國方城山外之邑尹也州犁必上下其手而

已誰獲子問皇頡言此囚曰皇頡已曉頡遇王子曲言

而遇弱焉戰敗而王戍怒穿封戌爭抽戈逐王子圍欲

子獲我也

殺弗及王子圍走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董父鄭大夫

皇頡同戍城麋之地董父亦為以獻於秦楚人

以皇頡歸而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族出貨財以贖

董子產曰不獲言秦人受楚之功秦受楚之獻而取貨

於鄭受鄭人之不可謂國棄大名而圖小秦其不然秦

不如若曰拜君之勤若言拜謝秦鄭國微君之惠微無

鄭君若不得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則楚人猶其可

其辭如此弗從鄭人不從遂行以貨贖董秦人不予

果然更幣從子產乃別更幣而從子而後獲之然後獲之然後得

傳言子產每宋平公生佐平公生子名惡而媿而媿貌惡

順大子痤美而狠平公太子名痤貌美而心狠狠大合

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戍也畏太子伊戾為大子內

師伊戾寺人名為太而無寵不得寵楚客過宋楚之使

取道大子知之舊與楚請野享之請野享之於野而享之公使往

從太伊戾請從之請從太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

豈不惡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答言我等小人惡之

不敢遠君子雖惡之而已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

近並敬以待命子之敬以待命君敢有貳心乎而貳其心惡

縱有共其外今太子之出也縱然有莫共其內若我不

人共內臣請往也此我所遣之公遣伊至至享楚則飲

侍之事臣請往也以請往遣之公遣伊至至享楚則飲

用牲加書徵之伊疾掘坎以書加于牲上詐而騁告公

乃驅車而告平公騁音逞曰大子將為亂將欲作亂既與楚客盟矣

言與楚客盟于野外公曰為我子又何必求則宋國固彼

所求而對曰欲速言太子欲公使視之往視其處則信

有焉見歌用牲公囚大子而執太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言子佐心婉可召而使請乃召佐使請曰日中不來

且言至日中吾知死矣左師聞之合左師聞太

聒而與之語聒謹也聒于佐而與語欲使日中不來而

活過期日中而乃縊而死太子佐為大子乃立佐公徐

聞其無罪也平公後來方乃亨伊疾以伊疾陷太子於

音烹 ○初楚伍舉與蔡聲子相善伍舉楚人聲子蔡伍舉

奔鄭伍舉被譖而出將遂奔晉欲遂自鄭聲子曰時伍

聲子於奔鄭其事見後子行也聲子言汝吾必復子我必能使楚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向戌將合三國之好以聲子通使於晉

蔡本楚黨晉楚將和故蔡還如楚聲子自晉令尹子木

遣聲子使於晉使去聲還如楚還而適楚令尹子木

問晉故焉尹問聲子云晉之事如何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又問二國大對曰晉卿不如楚聲子答言晉之

賢其大夫則賢惟晉之大皆卿才也其才皆如杞梓皮

革譬如杞梓之木自楚往也皆產於楚雖楚有材雖楚

大晉實用之皆出奔於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豈獨

無宗族姻戚何必對曰雖有言晉雖有人材可用而用楚材實多

但用楚國材夫音扶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言已善為國者大

善於治其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不僭及於無德賞僭則懼

及淫人賞僭則恐及刑濫則懼及善人刑濫則恐及若

不幸而過若不幸而寧僭無濫寧可賞僭而與其失善與

刑濫而及於善人寧其利淫寧可賞僭而無善人則國從之以

然者恐失善人詩曰瞻大雅人之云言國內善人邦

國殄瘁則邦國盡無善人之謂也釋詩故夏書曰今虞

禹謨與其殺不辜殺無罪之人寧失不經寧可失於不

有罪而商頌有之曰詩商頌不僭不濫詩言成湯賞不

幸免也商頌有之曰殷武篇不僭不濫詩言成湯賞不

不敢怠皇不敢怠惰命于下國故為下國諸侯封建厥

福而封建建立其此湯所以獲天福也由湯不僭不古

之治民者所以古人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

恤民之心無有厭倦賞以春夏順天時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故其將行賞也為之加膳則飫賜加膳則

下無不厭足飫於具反此以知其勸賞也以此可見古將刑為之

不舉其將用刑也為之不舉則徹樂減膳則不用此以

知其畏刑也以此可見古夙興夜寐未明而起朝夕臨

政朝以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以此可見古三者禮之

大節也勸賞畏刑恤民三者非是有禮無敗為國以禮

虛文皆禮之至大節目也

左傳句解 卷之三

今楚多淫刑今楚國多淫濫之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故楚之大

方以逃其方以逃而為之謀主皆為他國謀事之主以害楚國其所謀者皆為楚國之害

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治療之疾所謂不能也此吾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

之亂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儀及公子燮作亂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黨也楚殺子儀析

公懼而奔晉公懼而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晉人置析公於後軍下練反以為

謀主使之謀楚繞角之役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晉將遁矣晉

將逃將逃析公曰楚師輕窵析公言楚兵不尊重窵通弔反易震蕩也易以

使亂其軍易去聲若多鼓鈞聲若多擊戰鼓鈞同其聲以夜軍之乘夜而攻楚軍

楚師必遁楚兵震蕩必懼而走晉人從之從析公之謀楚師宵潰楚兵

驚而潰散驚而潰散晉遂侵蔡楚兵還而晉兵侵蔡襲沈又侵沈國皆楚之黨獲其君獲沈子楫

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敗必萬反獲申

麗而還成公八年晉欒書侵楚獲申麗還平聲鄭於是不敢南面自是鄭畏晉強

不敢南向不敢南向楚失華夏楚失鄭國無以圖中國諸侯則析公之為也此析公為晉謀

公為晉謀公為晉謀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及其父兄無所考證不知何人君與

夫人不善是也楚君與夫人信其父兄之譖不能是正其曲直雍子奔晉亦不知在

何晉人與之鄙鄙晉邑名以與雍子鄙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成

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於彭城楚伐宋圍彭城晉救宋彭城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靡

宋地名晉遇宋地名晉遇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令於晉兵云曰

歸老幼言軍中有老幼者遣之歸反孤疾孤疾者反之二人役一家

人從歸一人止留簡兵蒐乘簡擇兵器蒐去聲秣馬蓐食

役者歸一人止留簡兵蒐乘簡擇兵器蒐去聲秣馬蓐食

人從歸一人止留簡兵蒐乘簡擇兵器蒐去聲秣馬蓐食

人從歸一人止留簡兵蒐乘簡擇兵器蒐去聲秣馬蓐食

飼馬而師陳焚次兵皆列陣而焚其次舍明日將戰明

與楚行歸者而逸楚囚晉人當歸者遣使行楚兵宵潰

楚囚歸言其事楚人放之歸而歸諸

宋以彭城彭城降以魚石歸彭城降楚失東夷楚東

及陳見楚不能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則

救彭城皆叛楚歸罪於令尹子辛而殺之則

雍子之為也此雍子為晉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申

也子反欲取夏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

如巫臣止之不使得取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

晉巫臣盡室以行晉人與之邢邢晉邑名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巫臣為晉扞通吳於晉成公七年巫臣請使教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國戰法使其子狐庸為吳

行人焉巫臣質其子狐庸吳於是伐巢巢屬楚取駕駕

邑棘亦入州來州來亦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反一

音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若敖

之亂宣公四年越椒以伯賁之子賁皇奔晉伯賁即越

作伯賁晉人與之苗苗晉邑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成

賁十六年晉楚戰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詳見成公若塞井夷竈

塞其井夷其竈成陳以當之以當楚之中軍樂范易行

以誘之樂書范燮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謂簡易兵備誘

音杭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中行偃上軍之將佐郤

下同穆謂子重子

辛皆出穆王時子重將左軍子辛將右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四面夾攻其中軍王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王夷謂呂錡射中共王目

師燔謂軍敗如火之滅也敗子反歿之子反自殺鄭叛吳興

鄭人自此日叛楚吳人自此日強楚失諸侯悼公立而諸侯從晉則苗賁皇之為也

此賁皇為晉謀以害楚國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屈建言聲子所言皆是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於析公雍椒舉娶於申公子

牟椒舉伍舉也子牟得戾而亾獲罪君大夫謂椒舉楚

君臣責伍舉云女實遣之謂汝使子牟出奔女音汝懼而奔鄭伍舉畏而奔鄭引領

南望今則引領南以望楚國曰庶幾赦余言楚國庶幾赦我之罪亦弗圖也

而楚國殊不以為意今在晉矣今伍舉自鄭而適晉晉人將與之縣將以縣與伍舉

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彼謂伍舉豈不為

患言為患又甚於前四子者子木懼恐伍舉之為害言諸王以其事言於楚康王益其

祿爵而復之增伍舉之爵祿而召之歸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一

襄公六年

乙卯二十七年衛甯喜專甯喜既納獻公遂專國政公患之惡之公

孫免餘殺甯喜免餘衛大夫也尸諸朝陳尸於朝以暴

子鮮曰子鮮公之母弟逐我者出言孫林父逐君宜納

我者死甯喜納君有功賞罰無章賞罰不明何以沮勸何以

為惡而勉君失其信失信謂食言而國無刑無刑謂不

父不亦難乎其難以治國矣且縛實使之且又是使甯喜逐

出奔晉不義獻公而出○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向戌宋左師與

恤音又善於令尹子木又與楚令尹欲弭諸侯之兵以為

名欲合晉楚而息諸侯之兵以為已名如晉告趙孟向戌往晉國以此意告趙武趙孟

謀於諸大夫趙武謀於衆韓宣子曰宣子起兵民之殘也言用兵害

民財用之蠹又損財用如重小國之大蓄也小國被兵為禍甚大

將或弭之今向戌雖曰不可雖知其事未必可行必將許之

然不可不從其言弗許晉君不從楚將許之楚必從之以召諸侯楚以弭兵之言

而為會則我失為盟主矣是楚代晉為盟主也晉人許之遂從向戌之言

如楚向戌又往楚亦許之亦從其言皆告於小國向戌使人皆告於晉

楚之為會於宋就宋國會諸侯以藩為軍以藩籬為軍不築壘

晉楚各處其偏晉處藩之北楚處藩之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晉大夫也語趙

曰楚氛甚惡氛氣也望氣懼難趙孟曰趙孟晉大夫也語趙

吾左旋入於宋言有急則左旋入宋東門若我何楚必無柰我何將盟於宋

東門之外將盟諸侯楚人衷甲楚人着甲在衣中伯州犁曰

合諸侯之師言諸侯之衆以為不信詐以

無乃不可乎必不可行也夫諸侯望信於楚諸侯皆以誠信望於楚國

是以來服所以相率來服若不信今若詐行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

固請釋甲固請子木脫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但求事而已苟得志焉苟擊晉而得志焉用有信

太宰退伯州犁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言子木必死

不及三年其死不出三年之外求逞志而弃信但求快志不務守信志將逞

志以發言在心為志發言於口則為言言以出信與人

乎豈有棄信而得快其志者

必假言信以立志於人有信乃參以定之志信言三者皆所以安定

其身參信亾信亾則何以及三何以及三明何以及三年乎趙孟患

楚衷甲趙武恐以告叔向以其事與叔向曰何害也言不

能為匹夫一為不信假使卑賤之猶不可猶不可猶且不能濟事單斃

其歿單盡也斃路也言不信若合諸侯之卿若今諸國之

以為不信而楚欲必不捷矣必無得食言者不病言弭

自劫盟是食其言也楚非子之患也又非食言者夫以

信召人夫楚本召諸侯而以僭濟之而欲行詐必莫之

與也誰肯與楚安能害我豈能為晉楚爭先既而晉楚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言晉常未有先晉者也未嘗

晉而敢者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答云汝嘗言晉若晉

常先若晉常是楚弱也則是晉強楚且晉楚狎王諸侯

之盟也久矣言晉楚更迭為豈專在晉盟主豈專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語辭也言諸侯從晉非

歸其尸盟也非謂晉能主子務德汝當務德無爭先不

爭先且諸侯盟何況諸侯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亦

具楚為晉細楚今自同不亦可乎亦何不乃先楚人遂

楚人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文子之德何如武子士會也

侯故對曰夫子之家事治夫子謂士會也言於晉國

無隱情忠於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信於子木歸

三傳句詳

本傳卷之三十一

已會於以語王以士會之德告楚王曰尚矣哉言士會可嘉尚

矣能歆神人祭人懷其忠宜其光輔五君襄靈成景之

五君也而以為盟主也齊盟士會有功焉子木又語王

曰宜晉之伯也宜夫晉為長有叔向以佐其卿趙武為政

之楚無以當之楚人無足當叔向者不可與爭以此未可與晉爭也○宋左

師請賞左師向戌也既合晉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

故謙言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平公賜之食以示子罕執其

賞書以示子罕曰凡諸侯小國言凡諸侯之為小國者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惟以晉楚大國之兵威為可畏也然後其君民慈愛而和

順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君民慈和然後其國家賴以安靖以事大

國以聽霸國之號令所以存也言小國所以存無威則驕若無

則驕縱而驕則亂生驕縱則生亂亂生必滅禍亂既生必滅其國

所以亾也如此小國之所以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五

生民立用之無天下之民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是

五材之金故不可兵之設久矣自古以來所以威不軌

而去昭文德也昭示國家之法德也聖人以興聖人弔民

兵威亂人以廢亂人身弑國亾廢興存亾昏明之術刑

禮義是為與為存為明之術驕皆兵之由也畏兵威則

淫暴虐是為廢為亾為昏之術皆兵之由也必為德刑

禮義之善不為兵威則而子求去之兵求以去之罪莫

必為驕淫暴虐之惡而子求去之兵求以去之罪莫

亦誣乎豈非誣罔以誣道蔽諸侯汝既以誣罔之罪莫

三傳卷之三十一

大焉其為罪莫大於此縱無大討縱使國家不大討汝罪亦幸矣而又求賞乃

更求重賞無厭之甚也此其為貪得無厭莫甚厭平聲削而投之子罕乃

書而棄之左師辭邑不敢受賞向氏欲攻司城向氏之黨欲

聲左師曰我將亾受賞有取亾之道夫子存我今子罕

義而削其賞是存我也德莫大焉其有德於我又可攻乎又豈可

君子曰彼已之子引詩鄭國風羔裘篇云彼已邦之司

直是為邦國之主直道者樂喜之謂乎傳美子罕能主何以恤我

又引逸詩云何以我其收之言以為藥石向戍之謂乎

傳善向戍能受○齊慶封滅崔氏慶封當國為齊執政明

縊崔子自經而歿二十三年陳慶封當國為齊執政明

丙辰二十八年是歲周靈王崩子蔡侯歸自晉蔡景侯

而入于鄭鄭過于鄭伯享之鄭簡公留不敬蔡侯子產曰

蔡侯其不免乎言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前日朝晉使子展廷

勞于東門之外子展公孫舍之也廷往也勞蔡侯而傲

傲忽吾曰猶將更之彼時我言蔡侯猶今還受享自晉

而受享禮而惰乃其心也昔傲今惰乃其本君小國言

為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惟以傲將得

歿乎不得若不免若蔡侯必由其子必為其其為君也

淫而不父淫太子班之道僑聞之我之所如是者恒有子

禍淫而不父故有子禍○蔡侯之如晉也蔡侯朝鄭

十年太子班果弒景侯

伯使游吉如楚游吉子太叔也及漢漢水楚人還之遣太叔還曰

宋之盟去年盟于宋時君實親辱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今吾子來鄭

君不至但使汝來寡君謂吾子姑還我自歸還音旋吾將使駟奔

問諸晉我使人乘傳車往問晉國而以告却以晉之子

大叔曰宋之盟谷言宋君盟時大音太君命將利小國楚君命諸

以利而亦使安定其社稷如此則當安定鎮撫其民人

鎮撫小國之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使受歲時行禮此君之憲令

此乃楚君之法制命令而小國之望也而我小國之所寡君是故

使吉鄭君所以奉其皮幣聘禮用乘以歲之不易以鄭

飢饉之歲故我君聘於下執事使來行聘禮於楚之下

今執事有命今楚之執事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大

得預楚國之政令女音汝與音預必使而君必使汝鄭弃而封守棄爾

之守守音跋涉山川山川則跋涉蒙犯霜露上則蒙犯以逞

君心以求快楚小國將君是望我小國正有敢不唯命

是聽敢不聽楚之無乃非盟載之言無乃不合於盟書

乎以闕君德盟而背之是而執事有不利焉而楚為不

也小國是懼我小國所恐不然若非以其何勞之敢憚

豈敢畏勞而不為一來也子大叔歸歸至復命復命於君告子展以楚人

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言楚康不修其政德不自修其國

而貪昧於諸侯貪求諸侯以逞其願以求快欲久得乎

三傳切詳

其成必不能久 **周易有之** 引易為証 **在復之願** 本卦為復之卦為曰

迷復凶 復卦上六爻辭云居卦之終 **其楚子之謂乎** 楚

可當此 **欲復其願** 今楚欲鄭朝 **而弃其本** 不修德 **復歸無**

所失道已遠 **是謂迷復** 所謂迷其能無凶乎 於凶咎君

其往也 勉鄭君勿 **送葬而歸** 楚君必死併 **以快楚心** 庶

可以逞 **楚不幾十年** 楚王死後不 **未能恤諸侯也** 未能

快楚心 **楚不幾十年** 近及十年 **吾乃休吾民矣** 自此可

諸侯而召之盟會復卦上六有 **吾乃休吾民矣** 暫休息

吾民矣此後八年楚靈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鄭簡公朝

王方會諸侯于中云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楚子產相

之以往相 **舍不為壇** 但為草舍不封土為壇以 **外僕言**

去聲下同 **舍不為壇** 受郊勞之禮壇徒丹反 **外僕言**

曰 外僕鄭之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 相鄭先君以適

四方 **未嘗不為壇** 皆為壇以 **今子草舍** 今汝為舍 **無乃**

不可乎 母乃於禮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 君往小國則

為壇 **小適大** 往小國之君 **苟舍而已** 足矣 **焉用壇** 安用為壇

僑聞之 聞有云 **大適小有五美** 在下 **宥其罪戾** 小國有

寬 **赦其過失** 有過誤 **救其菑患** 有菑患則救 **賞其德刑**

有德刑 **教其不及** 有不及之事則教訓之 **小國不困** 不

則賞之 **懷服如歸** 其懷服大國 **是故作壇** 所以 **以昭其功**

以明大 **宣告後人** 子明告 **無怠於德** 使無怠 **小適大有五**

惡 其目 **說其罪戾** 往小國有罪戾則自 **請其不足** 有不足 **從其時命**

陳行其政事 奉大國 **共其職貢** 貢共音供 **從其時命**

幣從大國朝會之命以以賀其福則大國有慶事而弔其凶則大國有喪事皆小

國之禍也通上五惡皆禍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昭明其禍

國之禍也通上五惡皆禍所以告子孫我後世者無昭禍焉可也昭明其禍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慶封為相不修政事惟好田

與慶舍政其子慶舍盧蒲癸王何皆嬖二人皆莊公之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

盧蒲癸刺子之子之即慶

王何以戈擊之助盧解其左肩解慶舍慶封來奔

獻車於季武子慶封以車美澤可以鑑美色而光澤

展莊叔見之莊叔魯大曰車甚澤言其車人必瘁剥民

宜其亾也宜有今日奔吳齊責魯受慶予之

聚其族焉而居之慶氏之族富於

其舊昔時子服惠伯謂叔孫曰惠伯孟椒也叔天殆富

淫人言天母乃富慶封又富矣慶封淫慝如穆子曰叔

善人富謂之賞言善人致富淫人富謂之殃淫人致

天其殃之也天其或者其將聚而殲旃蓋將聚其族

崔氏之亂二十一年齊喪羣公

及慶氏亾慶封之皆召之皆召與晏子

邾殿邾殿齊之別都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弗

子齊公子皆出及慶氏亾慶封之皆召之皆召與晏子

邾殿邾殿齊之別都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弗

邾殿邾殿齊之別都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弗

邾殿邾殿齊之別都其鄙六十邾殿在邊鄙弗

受平仲子尾曰子尾齊惠公之后高氏富人之所欲也言人無不

何獨弗欲怪平仲辭邑何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言慶封

足其故逐之禍吾邑不足欲也我之邑少益之以邳

殿今更增以邳乃足欲乃足足欲所既足凶無日矣不日又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若出凶在外雖吾一故邑不受邳

殿言我今日非惡富也非惡其增富恐失富也而併失

吾之且夫富大凡人如布帛之有幅焉如織布帛為之

制度邊幅所以為使無遷也故無遷夫民民亦如生厚

而用利則生計重厚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必用正德以為

禹謨正德利用義使無黜嫚使無放黜謂之幅利言正德

利之幅如利過則為敗利過厚則吾不敢貪多我不敢

恐失所謂幅也非惡利也○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為宋之盟故魯襄及漢至漢楚康王卒如子太公

欲反魯襄叔仲昭伯曰昭伯叔我楚國之為言我來朝

也為去豈為一人王而來行也不如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言君子方小人從邇小人則從饑寒之不恤

尚不能恤誰遑其後以及其後不如姑歸也歸魯也

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言我來朝楚正非

為楚也豈為楚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豈能念姑歸而

恤民且歸宋而待其立君以待楚而為之備然後徐宋

左傳卷之三十一

公遂反

宋平公遂歸是歲楚

丁巳

周景王

二十九年

楚邲敖元年是歲衛獻公卒子

弟夷楚邲敖即位

謂未成君曰敖

王子圍為令尹

圍康

代屈建

鄭行人子羽曰

時子羽從

是謂不宜

言楚君令

必代之昌

令尹必代

松栢之下

以喻令

其草不殖

楚君

之弱言物不能兩盛也昭公元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晉悼公娶于杞

鄭子

大叔見大叔文子

子太叔游吉也太叔文子

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

太叔儀言晉勞諸侯

子大叔曰

游吉若之

何哉

言無如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之而夏肄是屏

杞夏之餘也乃築其城而為之

其弃諸

姬

是晉棄諸姬

亦可知也已

此意亦

諸姬是弃

國而晉

其誰歸之

誰肯

吉也聞之

我之所

弃同即異

宗就

是謂離德

所謂乖離

詩曰

協比其鄰

詩言

能知比附

昏姻孔云

則昏姻之國

晉不鄰矣

晉棄諸姬

其誰云之

誰肯親

○晉侯使女叔侯來治杞田

女叔侯

也使魯歸前所

弗盡歸也

魯不盡

晉悼夫人愠

悼公夫

故怒曰齊也取貨

魯賂故不盡取其田

先君若有知也

設使先君

不尚取之

不當取叔侯而殺之

公告叔侯

以悼夫人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

皆姬姓

也皆晉同晉是以大晉皆滅之此若非侵小設使晉非

而吞併之將何所取何所取以武獻以下二公自武獻兼國多

矣兼并小國亦甚多矣誰能治之安有能治晉而取其地者杞夏

餘也杞夏之後故曰夏餘而即東夷而即東方之魯周公之後也

周公魯之始祖而睦於晉而親睦於我晉以杞封魯猶可若晉以杞封

而何有焉何有盡歸其田魯之於晉也今魯之職貢不乏修職

無所玩好時至玩好服用時來公卿大夫相繼於朝魯

與其卿大夫相繼而史不絕書史官記魯朝聘之事不絕於書府無虛

月府庫無月如是可矣魯之事晉如此可謂至矣何必瘠魯以肥杞

今割魯田以歸杞且先君而有知也設使悼毋寧夫人

是瘠魯以肥杞也

毋寧寧也言寧將取夫人而去之而焉用老臣安用取我而殺○吳

公子札來聘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夷見叔孫穆

子穆子叔孫豹也說之季札見而說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言不得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穆子好善而智不足吾聞君

子務在擇人我聞君子以擇人為急務吾子為魯宗卿三家皆桓公

宗之而任其大政任魯之大政不慎舉於舉人何以堪

之何以任禍必及子言穆子必受禍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子

已得寵矣季子知其必禍害故以此語諷之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子

於魯季札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魯使樂工為季札歌

謂得觀之曰美哉季札稱始基之矣言文王之化猶未也由

邵音

三傳句詳

商紂之亂故其化未洽於天下也然勤而不怨矣然可見文王憂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矣

為之歌邶鄘衛歌邶鄘衛三國風之詩。按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

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而異歟然不可攷邶音背鄘音庸

曰美哉淵乎淵深也憂而不困者也宣公淫亂懿公滅以民雖憂思然猶秉義

終不困倦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衛始封之君武公其九世孫言我聞

二君德化入人是其衛風乎此得非衛國風之詩蓋聞其音而識之為之

歌王歌王國風之詩。王周平王也周之東曰美哉思

而不懼宗周墮滅故民夢思由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其周之東乎此得非東

乎為之歌鄭歌鄭國風之詩曰美哉其細已甚譏其政事煩碎太甚民不

堪也其命也是其先亾乎鄭無乃先亾乎為之歌齊歌齊國風之詩

曰美哉泱泱乎泱泱弘大之貌大風也哉言其風化弘大表東海

者其大公平封國於齊為東海之表式者國未可量也

言齊國或將復興為之歌函歌函國風之詩。按今函風列於

時未經夫子刪定曰美哉蕩乎蕩乎廣貌樂而不淫函民

農事不為荒淫得其情性之正樂音洛其周公之東乎得非周公遭變居

為之歌秦歌秦國風之詩。按曰此之謂夏聲言秦起

至秦仲始大而夫能夏則大夏有大義焉大之至也以西戎

有諸夏之聲其周之舊乎此得非周室舊地之音調乎蓋秦

聲故為其周之舊乎襄公佐平王東遷而盡取西周之曰美哉泂泂乎

地故有樂為之歌魏今魏國在齊之後曰美哉泂泂乎言

風風中庸之聲風風中庸之聲大而婉今魏風多刺褊迫之險而易行言

國儉約其道易行也險當以德輔此本之以儉而則明

主也則明之君也為之歌唐歌唐國風之詩此晉詩也

地也詳見曰思深哉歎其風俗憂深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晉國所封乃唐堯之不然設非何憂之遠也何其

之憂深故地故其遺俗猶有非令德之後唐盛德之後誰能若是安能為之

歌陳陳國風之詩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所其能

久乎其滅亡將自鄆以下無譏焉歌鄆曹二國風之詩

以其微也鄆音澮為之歌小雅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言其

文武之德而怨而不言而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得非周德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遺民故使周德未得

大為之歌大雅歌大雅曰廣哉廣大熙熙乎熙熙和曲

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之為之

歌頌歌周魯商曰至矣哉言德可歌頌直而不倨此下

之音有此意此言雖曲而不屈雖曲而不邇而不逼雖

而不至於相遠而不攜至於攜離遷而不淫雖有遷動

自守不復而不厭政教日新雖反覆而哀而不愁雖遇

憂愁樂而不荒雖當逸樂不至用而不匱用之不巳而

廣而不宣志雖廣大而施而不費雖好施與而無取而

不貪雖或有所取處而不底雖復止處而不行而不流

雖常運行五聲和宮商角徵羽五八風平八方之節有

而不流放等之聲皆和

度八音守有序無相盛德之所同也三頌盛德皆同見舞象籥

南籥者籥籥皆舞者所執象籥武舞也南籥音朔曰美哉其容

猶有憾言文王恨不見舞大武者大武武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言武王與周見舞韶濩者韶濩音互曰

聖人之弘也言湯德寬而猶有慙德然而猶有可慙之

得天聖人之難也世變之難也見舞大夏者大夏禹曰

美哉勤而不德言大禹勤力治水非禹其誰能修之非

禹之聖誰能修舉其功見舞韶籥者籥與簫同書曰籥韶九成曰

德至矣哉言舜德至大矣與天地如天之無不疇也如

覆者音導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地之大無不載者雖甚盛

德雖聖人有甚其蔑以加於此矣其無以加觀止矣欲

觀樂者至此止矣若有他樂設使更吾不敢請已我不復敢請

用四代之樂季札素其出聘也傳言季札此通嗣君也

蓋因吳子夷昧嗣立而告于諸侯也按賈逵服虔之

說皆如此而杜注獨謂餘祭遣札聘上國而後成札以

六月到魯未聞喪也此說不然且餘祭以二十五年嗣

祭其後乃書吳子使札來聘豈有書已弒之君使人來

聘之理若以為季子出時未聞君喪故可請觀周樂則

季子自魯又歷聘諸國而動歷歲時豈得不聞喪不奔

喪乎杜氏以季子之賢不應以君喪而聽樂故曲為之

諱護耳要之季子夷人故遂聘于齊自魯而說晏平仲

見晏子而悅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勸晏子納邑無邑

無政不受封邑乃免於難如此則不取怨於人亦可以

無政不與政事乃免於難免亂世之禍難去聲下皆同

齊國之政言今齊國政權將有所歸將有所歸屬也蓋未獲所

歸若政權未歸難未歇也齊之禍難未可止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

政與邑從季札之言也桓子名無字陳文子之子也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昭

十年陳鮑逐禁高氏晏子免禍聘于鄭自齊適鄭見子產子產鄭公孫僑如舊相識

二子皆賢故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謂伯有侈汰難將至矣

將受禍也明年子哲果攻殺伯有政必及子伯有死汝子為政為政慎

之以禮當謹禮以治國不然若不謹禮鄭國將敗必有敗禍適衛自鄭適衛

說蘧瑗蘧伯玉也說音悅下史狗史朝之子史鮑鮑音秋

公子荆公子名荆字南楚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衛公族無子朝惟宋子朝仕衛未有患也未

然其人無足取者季札見此六人而悅之曰衛多君子言衛國多賢

禍患自衛如晉自衛國聘于晉將宿于戚戚孫林父所據之邑聞鐘聲焉林

擊鐘曰異哉歎林父之可怪吾聞之也我之所聞有云辯而不德凡爭

無德者必加於戮必不免於殺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言林父逐君得

非所以在此懼猶不足常自警懼而又何樂何暇夫子之在

此也林父在戚猶燕之巢于幕上以喻君又在殯君又在殯何况獻公

而可以樂乎豈可作樂遂去之不宿于戚文子聞之林父聞

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而能改也適晉自衛適晉說趙文子趙武韓宣子

韓魏獻子魏絳之子名舒也季札見此三人而悅之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政將歸於三家其後韓趙魏果分晉國說叔向又悅羊舌肸音享將行季札將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勸叔向曰君侈而多良言晉平公驕侈又多自賢其臣

大夫皆富

諸大夫之家皆富盛

政將在家

政權將散於大夫之家

吾子好直

汝為人好直言

必思自免於難

當為保身之計無及於難

○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

伯有良霄也公孫黑子皙也

辭曰楚鄭方惡

子皙言鄭方不睦於楚

使余往

汝乃使

是殺余也

楚所殺也

伯有曰世行也

言

世為行人安得不往

子皙曰可則往

言可往則往

難則已

有患難則勿往何世

之有

豈必世為人便當往乎

伯有將強使之

必使

子皙怒

伐伯有

將攻而殺之

大夫和之

諸大夫勸

盟於伯有氏

為盟於伯

有禪

諶曰

是盟也

言此日

其與幾何

必不能久也幾上聲

禍未歇也

二子之爭未已歇許謁反

然明曰政將焉往

驪蔑問誰將得為政禪

諶曰善之代不善

不善人為政

天命也

此天之命也其焉辟

子產

言伯有不善天必以子產代

舉不踰等

若以為用人不可踰

越等則位班也

則子產職位班

擇善而舉

善人而舉用

之則世隆也

則子產之德為世所高也

天又除之

况天又為之奪伯

有魄

使伯有喪其精神自取滅歿

子西即世

子西公孫夏子駟之子也伯有既歿子西亦卒

將焉辟之

言子產欲避為政而不可得也辟

音避

春秋左傳句解二十一卷終

方
解
卷
三

三



